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8月31日第14期 总第19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92 期

### 王端阳日记（四）

#### 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1968 年 1 月 1 日—1968 年 9 月 16 日

#### 一 九 六 八 年

1 月 1 日

上午小孟和老闰打架，有意思。

下午去水上公园滑冰，回来后很累。中午照了全家相。

元旦社论很好，有收尾的意思了。

1 月 2 日

上午作了征兵动员报告，我报了名，之后领导小组开会，心不在焉，会后和征兵办公室的解放军去磨。有一个中央文件，他不叫看。这次够玄的，廖晓淇比我更够呛。从指导员嘴里得知，已定为三反分子、黑帮之类的不要，如家里未定性，可能缓征，有个迂回的余地。这次女兵只征 2.5/1000，可能是打仗的兵，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解放军是一个革命大学校，进去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从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私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我认定到部队里去好好学习班《老五篇》，走毛主席的道路，一定会成为革命战士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领导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长城，世界革命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

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军，我们不当兵，谁当兵？！

现在主要障碍就是家里问题，如是黑帮那就一切全完了。他并不看你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到那时我也就当个“自由战士”、“三八式战士”了，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了。

现在心很浮，主要是没底，很玄。当得上当不上并不取决于我自己了。“听天由命”吧。

晚宋戈来长途电话，让小燕回京，明天报到，后天就要开学了。

1月3日

明天体检。

下午冰场很软，不过瘾。保护好眼睛。

妈妈、小燕回北京。

1月4日

上午征兵体检，很严，我全通过。明天去透视。这次不知征什么兵，可能空、海军。当不上兵那可就倒霉了。

下午又去滑冰，还捉了一条鱼。

回来时，韩然正在家里等我，还借几本书。我说我现思想很单纯，全放在政治上，如果被堵死，政治上不得志，那就只好在其它方面寻求刺激了，我就要变成两个人，就要当个李白、杜甫之类人物。思想得复杂一下了。她看的书很多，人情世故比我懂得的多。

昨晚王英来津调查，住我家里，爸爸到我屋里去住，没火。

1月5日

上午通知我们去透视。廖、吴、戴都被淘汰。他们三人急了，又到检查站打架，我也去。这次就是不合理，没报名的让去，想去的倒不让去。不是先看政治表现怎样，而

只是看身体。这次有国民党少校、资本家、高职（海外有人）出身的人都让透视，而这几个人被刷，真是怪事！

晚小百花剧团来了二男一女，找爸爸，把他叫到小百花剧团问事。要了解王亢之、方纪情况。爸去，克平接送。

1 月 6 日

收小俞来信，北京也开始招兵。十二月份已有 3%人分配了，有去三线建设，去坦桑尼亚修铁路，整班去铁路等等。

看江枫讲话说，周杨在天津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代理人是方纪。

1 月 7 日

上午去滑冰，风大。与张志明滑了会儿就回来。

今天腊八，克平生日。

昨天晚上作了一晚上梦，没睡好，只想参军一事。一会当空军，一会儿又当海军，一会儿又当步兵，到越南去打仗，还受了重伤，立了战功。

田力力来信。妈妈把两双冰鞋寄来。

1 月 8 日

大家一见面，就谈论征兵问题，一谈就是一上午，其它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听排长说，海、空军征兵人员今天就来校（全体征兵工作都在我校进行）。可能征潜水艇上人员。这一下好磨了。

廖晓淇比较倒霉，精索神经也不怎么了。他马上去总医院看，看到不好治疗。我也真替他担心。我们三个人贾己不能当兵（色盲），就我希望大些，都能当兵那就好了。

1月9日

下午在儿童影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吕英，副主任是王小勇、斗争、杨宝堂，会后有电影《小兵张嘎》。学校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只对电影有所评价，有人认为不好就不去了。事先没一点舆论，当天上午才知道，真没动。我也未去，下午去水上公园滑冰。

上午王英、游本昌又从北京来。王英对妈妈说我已参军了，妈高兴极了，后王又说，只是体格通过了，故意逗妈妈。

1月10日

学校里的事，我真是一点兴趣也没了。什么事都稀里糊涂。黄健、边淑扬算是解放了，可怎么解放的？广大同学是什么意见？对其错误如何批判，如何认识呢？真没劲，我也真不想写了，有什么用呢？无能无力。“凭谁问，端阳老矣，尚能饭否？”

排长说我身体是Ⅱ类。和平区招20名潜水员，我没希望了，可还有希望当海军舰艇部队。Ⅰ类的很少几个。听说谭峰Ⅱ、Ⅲ类之间。

廖晓淇希望不大了。我答应如我当了兵，送他一套四卷合订本，一套金星，还送杨宝和一些东西。

过去写诗从蒿莱中出来，没想到今日反而进去。怪哉？不怪也！

1月11日

今天排长回营房集训，斗私批修，二十天才能回来。

当得上兵当不上，这不取决于自己，当得上就走，当不上想去也去不成，用不着那么着急，没有用。应该考虑这般时间怎么过。

写了一首诗，准备赠廖、贾二人，并主席著作。

浪淘沙

同窗几十年，无可忆恋。一任彷徨书本间。文化革命狂浪起，同掣风帆。

挥笔战江山，风发心闲。杀红东西南北天。甘以鲜血荐主席，誓死不变。

1月12日

学校要组织学习班，15日开始，每天下午学习，到春节前。廖叫我去，我心不在焉。

这几天心中出现一些问题，很矛盾，未解决，心情很不舒畅。主要是家里问题。虽则方纪已被定性，今电视大会进行批斗，但我父亲究竟算什么？如定为黑帮，我这辈子就当不上兵了，很多路子就被堵死，并在政治上对我是一个极重的打击。一想此事，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天天下午去滑冰。我有这个看法：不管你运动中表现怎样，即使犯了错误，从此一直逍遥到今天，只要你身体好，家里没问题就能参军。而也不管你运动中表现多好，家里黑了，解放军就是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取决于我自己了，也无所努力了，只“听天由命”了。另外学校里的事，我不顺心，稀里糊涂，我也快走了，问题也不会弄清了，何必“无意苦争春”呢？还是逍遥吧，通知下来再说。另一方面我又并不甘心于现状，想努力改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总是要革命的，跟毛主席这是跟定了的。很是矛盾，我想回避一时期，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说。

我现写日记，就是把一些事、想法记下来，过若干年后再来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文化大革命的自己全部过程，一个普通红卫兵的成长过程。通过这个，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反映出一个人如何在斗私批修中成为一个革命者。

革命者不是生下来就是革命者，就一脑子“公”字，他生在阶级社会，就有公、私斗争。他之所以成为革命者，就是因为他用毛泽东思想去斗私批修，经过一次斗争，私、修克服一点，公字也就多一点。公和私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公吞掉私后，统一了，就到了一个高度。可是又会出现新的私，社会上又会有新的私的反映，这时又要斗争。这样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私逐步小，公逐步多，就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总的说来，“公”“私”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一直斗到消灭私有观念。

这时私就会发生转变，可能变成错误、落后等等，而公的含义就转化为正确、先进等等，这就没必要说及了。

1月13日

到学校没事干，不知怎么干，又心不在焉。和王维正谈了谈，也是如此，真没劲。

下午风大，不能滑冰，去贾廷雁家。上午听何伟说，下午何常去贾家下围棋，我也想去看看。没想到黄静来津，她去沧县，路过此。她讲了北京一些情况。焦惠文当工人，去宝鸡一个尚未建的工厂，先在京学习几年，等厂建好再去，搞汽车机械制造之类，真有意思。北京有一些人不愿意当兵，想当工人。引起我思想波动，如不能当兵，那只好去当工人了。反正也不想它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何、周也来。

贾现又学日文，看书，和我大不同。

我现有这么个想法，大胆的理想，就是先去部队、工厂、农村改造几年，把世界观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经过几年痛苦的磨炼，对生活有了更实际的了解，然后搞创作、写小说，写《红卫兵之歌》。把文化大革命写进去，要有毛主席与刘少奇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如写得成功，对毛主席时代就会有极深的理解，对外国、世界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伟大的十月革命。而一提起十月革命，就使人感到激昂。而今后，红卫兵运动也必将如此。但这个任务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要由一个集体。要大胆地写出人的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搞不好就要成为大毒草。

1月14日

晚上妈妈、姥姥、小燕从北京来。小燕已上学，可一年级功课全会，以后老师要把她往高年级分，现经老师同意来津过年。

1月15日

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主要是他反映了当时革命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反映出历史前进的真实情况，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革命者。对过去一些“伟大作家”，叫他伟大就是因为反映了历史前进的矛盾、斗争、本质，这对无产阶级是有用的。

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但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要有自己的作家了，这就绝不同于托尔斯泰那些人了，他的作品就应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了。

学校办学习班，今天下午开始，让我去，我觉得不如自己学，没劲。

《文汇的》评派性的反动性一文，很好。

写了一首《咏松》诗：

傲骨威颜态苍然，不与群芳争妖艳。

历尽人间风霜苦，留得身上满创痕。

1月16日

晚上艺师“八一八”把爸爸、万力、陈因等人架走。

1月17日

学校里真没劲。高三学习班昨天开始学习，可大家聊了聊，觉得没劲，高三是学校阻力，应新陈代谢，等等，就决定结束了。以后不来了。我一天也没去，这一散伙，我就可以更安心地滑冰了。

下午妈妈去艺师，无意中遇见爸爸，还好，就让他们写材料。

河大“八一八”上午把文联“红旗”砸了。说是什么要砸烂文联。在前几个月，他们保方纪，不让揭开文联阶级斗争盖子，可是歌舞团“东方红”、文联“红旗”揪出方纪，他们不去批判，又以极“左”面貌出现，所谓砸烂文联，把文联“红旗”很多人打重伤，真是怪事。



下午滑冰，遇见吴亚明。

以后上午也不去学校了，到学校无事干，还不如在家看书（现我们班连个地方也没有）。

隔几天去学校看看征兵情况。

上午到李小兵屋，和他们（杨也在那里）谈了谈关于《红卫兵之歌》的事。他们兴趣不小。

1月18日

上午未去学校，在家学习，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细看一遍。可惜学校里教革搞不起来。

下午依然是去滑冰，今天已四九了，没几天滑头了。学校又无事，把身体练好是真的。

遇四组徐俊同，看样就不是好东西，是个流氓。开始还挺神气，后来了一帮子电车公司的，认出他来，把他带走。来了一卡车，一中吉普，一摩托。

妈下午又去艺师，见爸爸，他们在那里写材料，没其他事。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树立权威的，这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否则这个阶级就不能战斗，不能存在。宗教就把上帝作为最高信仰，把生命献给他，为他唱赞歌。资本家就把私有财产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是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社会，虽然改朝换代，有不少的大大小的权威，但是最高最大最本质的就是一个字，“私”。一切都是围着“私”字转，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为“私”，还要天诛地灭。无产阶级也必须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来打垮资产阶级。这个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这就是“公”，就是革命，而现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步发展、树立起来的，而且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月19日

今日喜降瑞雪。晚洗相片。

1月20日

上午去学校，把表交上去。现学校干部、教师又成了“大拿”。胡大纯问我是否要做家里动员工作，我说：“做做动员不去的工作吧？”

上午吴延琪找我，我去学校了，下午去她家。大头星期三才回来。北京也没什么事。

她说也就要看看书，没有多聊，就去贾家，把相片给他。他爸爸回来，要给工作。他是与刘子厚一起回来的，中央要树刘子厚，他检查不错。听说张承先检查也不错。前些日子，北京几个军人子弟穿戴很好，在西郊区看见一个穿戴极破的贫农儿子在打柴，他们就打他，欺负他，把他扔到水中，当他爬上来时，还用靴子踢他。这一切被一个老贫农发现，马上告诉当地驻军，一个团长去，把那四个人捉住并上报。最后听说北京军区开了个现场会，四个人的家长全部停职反省，还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有个文件，通报全军。真厉害。这些人真是修正主义苗子。听一确实消息，朱强并未参军，而只是走后门到警备区一个排里，他和十六中一初一女同学发生关系，那女同学怀孕了。他在军队中，战士都不理他。真可耻。

看到日报报道十六中搞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心里火热，惭愧。现学校什么都搞不起来，革委会成立了，大批判仍无动静。我有自己看法，不想说，人会说你没进革委会就闹。

而且我在临时领导小组里时的意见就一直未被采取，现在就更别提了。黄健学习回来，和她谈了谈，虽对学校运动有许多看法、想法、意见，可无能为力，只好等等分配，当兵吧！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下午在贾家下围棋，对方因一子之差，我以绝对优势赢了。

1月21日

下雪不寒消雪寒。天气确实很冷，下午去滑冰，滑了半天，脚都没开冻，一直麻麻的。

冰上全是雪，滑起来问题不大，但一化，冰就要完蛋了。其时大家如一起扫雪，要不了十分钟就可以打扫得很干净。

《战争与和平》已看完三部，还剩一本。

我现对当兵有些动摇，如当海、空军、技术兵我去，当能打仗的兵也去，如当农垦兵去养两年猪，我就不想去了。还不如当工人。现学校有一思潮，不当兵，不务农，只要当工人。

1月22日

我们的革委会主任大人吕英突然丢失了三天。昨问交通队，答，死者都有主了。又给北京去电报。我估计吕去京，他常去，三四天就回来。他爱人在北师大教书。春节不能去，现在去吧。

1月23日

滑冰回来时听张冠群讲了几件事。1、征兵政治审查条件有：出身工农主体，资、剥只有政治表现特别好，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可以考虑，收极小一部分。黑帮子弟不要，因为父母打着红旗反红旗，子女一般看不出来，所以一个不要。个人政治表现再好也没用。张说，从他接触的干部子弟、黑帮子弟一般对毛主席感情很深，比资产阶级子弟好得多。

2、朱成昭被处死，因为革命的需要，他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又反动透顶。

3、对中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任何人不能私下议论，出事自己负责。

1月24日

上午找大头和颜琪谈了谈。下午她又到我家借书，《唐·吉珂德》、《回忆马克思》等。她也挺想看书，了解一下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有对立面是不行的，谈了很久、很多。

晚大头又讲了一下郭小英情况，我上午遇见他，他约好晚上来借书，后没来。大头说他们又要去抄梁斌的家，主要是没钱了，偷些书去卖。昨天晚上，他们买了两盒“狗不理”包子，三瓶白兰地等，化了十七元。这帮人已经是修透了，而且大部分家里都黑了。于是结伙干着打、砸、抢、抄、偷的勾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中不少人几次坐监狱。这些人还都穿着军衣，甚至是尼子的，还有靴子，这是一群新型的、时髦的、“血统高贵”（有的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氓集团。如果他们掌权，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这种人哪里有什么对毛主席的一丝一毫的感情？如上了战场，哪有一点不怕死的精神？

这些人运动以来，就借抄资本家之机，大发横财，抄手表、照相机、半导体、自行车，尤其是现款，几百元、几千元的抄，成天吃喝玩乐，每天都去大的食堂吃，用完了再去抄，把这些人同学校中那些积极搞教育革命的人一比较（像廖晓淇、斗争、王小勇……），何

止天地之差！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两种阵营，两种景象，两种前途，对比起来是那样的鲜明、深刻，这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使我更加恨一个，爱一个，顿时使我们感情那么激动起来，那么强烈起来。让革命的风暴来涤荡那些蛀虫吧！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复辟，看到了苏修上层社会的公子们的生活图画，看到了黑暗、深渊。这些人怎么救药呢？

大头讲了他的一些经过：去年4月26日去抄一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家时，家中仅有其女儿、夫人。（这家在66年8月份我们四人（红旗）曾抄过一些，因不知如何处理，对此很慎重，只把黄色书籍烧了，把东西封了，其他丝毫未动。）他们先去一家未抄成，只抄来46元钱，18个人分不过来，又在大头指领下来此家。他们跳墙进去，一路上把锁全撬开，直到内室，她们正睡，于是他们把灯一开，马上到床头，往枕头底下一摸，把手表、半导体拿走，然后就出屋，让她们穿衣服（真是老手）。他们去时，穿军装、戴口罩、帽子，有的还戴墨镜，说：“我们是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京津纵队。中央已给我们平反，并接见了我们。”说着还给她们一把传单，之后把她们全捆上，让她们高呼：“联动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后开始抄东西。一会儿小女儿喊“我手表丢了！”别人不知拿了什么，就说大头，一个日本六管小型半导体，一瑞士手表，170元现金等。后他

们逃跑到北京，人家追到北京，他们又逃到武汉，去武昌十三号楼找住处。后造反派来捉他们，又打了一场，他们用暖壶砸人家，被捉住后，被人家用钢鞭毒打一顿，腮帮子也肿老高，身上至今有伤痕。后被部队救下，送回北京，在监狱里蹲了五个月。

因被抄户在东京开集会，抗议中国红卫兵抄他们家，国际影响很不好。所以公安部下令捉他们。

1月26日

上午又拿出俄文语录、俄文老三篇看，不想把已学得差不多的俄语丢掉。

翻看一些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李希凡、兰翔的文章批判有力。这就是主席批示中所说的两个“小人物。”有些问题不懂。

下午贾廷雁、杨宝和、周大刚来我家，说约定要讨论一些问题，何伟未到。主要是 1.

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2. 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性。3. 如何斗私批修，为何有时明知不对，也不能去斗，等等。实际上谈到别的问题。我不想写，恐怕出问题。几个人都不想去上山下乡，而想去当兵，当工人、上大学。我也如此，我宁可去打仗、牺牲，也不想去农村，到那里屈才，社会也不了解，四肢发达就行……主要谈对主席思想要真正理解，反潮流精神，敢于提出问题，想问题，如何认清打着红旗反红旗之人……

我还是想写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它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要倾向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反映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及世界历史意义。将来世界都要走这一条路的，这是第三个里程碑。

1月27日

听了三个偷东西的故事：

1. 有一男子乘汽车，钱包放裤子口袋里，并有一锁链连在腰上。有一女小偷坐其旁边，把钱包偷出塞自己口袋中，男当时未发现。一会儿，男发觉后也不声张，问女：“你在哪

里下？”女答某某站，男说我和你一起下。女马上正色骂男不怀好意，并引起车上人对男嗤之以鼻，骂男流氓。男不慌不忙说：她站起来我就得站起来，你没看我们这连着吗？说着指指锁链。后把女送公安局。

2. 有一男刚发钱 60 元，放口袋中乘车。其原是小偷，后改造好。一女小偷将他钱偷走，被男发现，男不语，却把女一手表偷走。一会儿男故意问女：“同志，几点了？”女发现手表丢，大叫停车，人不要走，挨个搜。搜到男时，男说：“不用搜，就在我这里，可我钱包在你那里，咱们去公安局好了。”

3. 有一人在大街上拣了个主席像章，戴在身上，在一处看大字报。这时发现有人往他口袋里塞东西，一会儿一个，他一摸，有几个手表和钱包。一会儿又塞进几个，并有一个碰他，问多会儿分。他马上明白，把他们带到公安局。原来那个像章是个暗号，是头头带的，底下偷了东西都要给带这个像章的人。

今天遇见冀永。

1 月 28 日

从干部家庭生活中反映出修正主义因素。衣服从不自洗，有保姆，有相机，自行车、手表，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不起工农。

我现在想写一部小说《红卫兵战歌》，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各种矛盾真实反映出来，这里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什么是阻止历史发展的东西，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变动，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时代的本质。可现在又有点不敢写，一是时间，主要还是世界观没改造好，想先去当兵，去工厂，农村，把世界观解决后再搞创造，但又怕把事情忘掉，想写出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来，把几个重点场面写出来。

毛主席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四卷横排版 263 页）。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主席思想是比较理解了，并有

了亲身实践，可以真实地把初期情况写出来。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不理解，看法是片面的，不可能把现实真实反映出来，自己没改造好的世界观要战胜。“写真实论”是反动的。像主席语录所说，只有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了，才能产生更好的作品。盲目地去写只能碰钉子。只有对毛泽东时代的本质矛盾有了最深刻的理解，才能从作品中反映出来，有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对刘少奇充满爱，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极不理解，他写出来的作品也绝不会受广大革命群众需求的。但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爱是在注定要失败的那个阶级方面——走资派，但现实主义战胜了他，写出了他所爱的阶级的崩溃失败呢？这个我不清楚，这就是我昨天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实质。（要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及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总觉得极不现实。

晚上爸爸回家。

1月29日

现我思想很乱，又想继续看书，又想学习政治经济学，又想系统地学习毛主席对文艺的论述，又想学马恩列斯论文艺，又想开始动笔写出个初稿来，可一到下午又想去滑冰，真是乱。应有个计划。7：30起床。8：00——9：00天天读毛主席著作，论文艺。吃饭后——10：00学习俄文。10：00——12：00有时去学校，在家就看书，学一小时政治经济学或马恩列斯论文艺。下午滑冰最多三小时，1：00——4：00，否则在家看书。晚上写些笔记。春节过后动笔。

《堂·吉珂德》看了一半，觉得不错，作者是有意识反对封建贵族、骑士的。我只看出封建主义在当时已经行不通了，是腐朽、没落、没有生命的东西了。所以堂吉珂德一再碰钉子，被耻笑，被人当成疯子。但我没有看出封建骑士精神为什么行不通，这种精神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违反历史的发展，也没有看出当时代表进步、有生命的资本主义因素，它又是怎样代替旧事物而发展的？

我觉得有必要先学一下政治经济学了。晚上把导言仔细学一遍，总的原则是对的，有

二处我认为有错：1. 第二页说：“人的劳动能力，他的智慧、技能和生产经验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这完全错了。人的因素第一，生产工具的发展是随着人的劳动能力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工具本身也是人制造的。如果反之，那还搞技术革命、科学实验干什么？生产工具自己发展了，那人的智慧、能力也就随着发展了。真是笑话。2. “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这句话我不明白。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其制度来讲，不可能由工人去剥削农民，或由农民剥削工人。但工人、农民对剥削阶级是否剥削呢？我看不是，因为生产力仍然是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虽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从经济上说的。但从政治上说，那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政治上的专政，经济上的剥削是什么关系？资本家拿定息，实质上仍然是剥削劳动人民。真复杂呀！

爸爸还希望我学俄文，把一门学精了，不要今天学俄文，明天又学日文、英文，到时各国字母都会了，可有个屁用。

1月30日 大年初一

大年三十晚熬夜包饺子，初一吃饺子，这好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风俗。一到过年，家家就开始包了。昨夜里炮声不断，想起王安石一首诗，生活气息很强：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我现对外国小说兴趣又不大了，想学习政治方面的东西。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林彪、江青对文艺、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仔细学一遍，对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政治背景，党的方针政策有个了解，对主席思想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由必然走向自由，才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出真正的正面人物来，而不至于走歪路，甚至反动的道路。

1月31日



上午照了几张相。大头来找我。

下午一时去找大头，看了看他收集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很多，有些很宝贵。我没有，丢了。之后一起去找贾，贾去看电影，又找廖晓淇，他在家。他现心里也不那么痛快，他参军的希望比我还小。他说春节后学校也开始整党。之后又拉他去找贾，贾去何伟家，我们就打扑克。一会儿出人意料王力平来了，自从参军之后，我一直未见过他，已三年多了。现他思想很进步了，我们学生还十分空虚，充满幻想、动摇，我们一直谈到九点半钟。王说，不要把事看得那么简单，即使是部队，看你们思想波动不算太大，部队有人波动更大。

我说你没到学校看看，阴暗面更大。我说现在也没什么可谈的，再过10年再见面，那每个人的立场等等就基本定了。只要我们一分配，以后就很难有见面机会，也很可能永远分别。

2月1日

中午，王力平、贾廷雁到水上公园把我叫回来，一起去照相。先去学校看了看，遇周大刚，又把何伟叫来，就到解放桥、中心广场照了几张。三点多钟到何伟家，他家客人一大堆，一起喝酒，把一个灌醉。他哥哥好像很好客，朋友很多，社交广。我也想应多交几个知己，在一起心里也畅快。

我现深感我的立场、感情还没确定，应多加强正面教育，不是嘴皮子，而是灵魂深处。

2月2日

上午去学校看动静，各年级开会，革委会又出了一个“文件”，要大家执行。又要办学习班，可光嘴上喊，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首先得来个定心丸，如毫无结果，没有信心，学上次那样，那我趁早不参加了。

学校里派性不是主要东西，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可能也派性）。大家都不来，所以也

没有压力。有的人还希望有点无政府主义，好在家干自己的事。如都来压力就大，不能不来，可来了又没事。所以不如不来，所以希望有点无政府主义。

上午开的会没劲，我和何伟想溜，于是出了一个主意，何到旁边屋里找一个人，叫他过一会儿去叫我们，就说有外校学生找我们两个人。于是趁机溜掉。

现在还是应该多从正面教育，适当看一些书，但要批判，要理解了才行。我现已开始把运动以来的材料看看，特别是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江青等同志的讲话及有关中央文件仔细学一遍，以期对各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阶段。首先还要总结一下运动中的经验，红卫兵的历史教训等问题。

以后每天上午时间学习俄文，写毛笔字，学习主席著作。不要太紧张了。该玩时还要玩。主要是要有毅力，要打持久战。

要干成一件什么事，都不容易，要流血流汗。不要太幻想了，没有艰苦劳动是不行的。

2月3日

上午周大刚找我，要一起去找郭祖痒照相。到他家，等到十一点多钟才回来。谈了一些情况。下午和他、周、刘志升、马强刚（广州南海舰队陆上人员）一起去天、南大，在主席像下照了几张相。

我军早已进越南，主要是高炮，作战十分英雄，不怕死，不怕苦。有时明知炸弹要掉到自己的炮位上，可全不离开，仍然将美帝飞机打下，后全部牺牲。我真想去越南作战锻炼一下。

2月5日

越南这几天连连取得大捷，人民战争打到更高水平，说明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掌握了越南人民，心里十分高兴。真想到越南参战，可又参不军，心里又十分不痛快。

这次征兵高三年级好像没几个，我班张志玉已被解放军家访，还要复查眼睛、嗓子，

安同军、李毅新也有希望，胡大广可能因运动中表现不好没要，出乎我的意料，也应该如此，那么安同军表现又何其好呢？！我是没多大希望了，廖晓淇更无希望，他现也搬回家中，不常来校，很消极。

听吴云说我国塘沽新港造出一艘核动力二万吨大客轮。12月26日不是卫星，而是一颗氢弹在离子空间爆炸成功，因日子与主席生日同，主席没叫公布。美国有一种S2-71型飞机，三倍音速，三万米高空，没有人能打下来。我国核爆炸时，它就在中国上空，咱知道，但打不下来，没法，被拍去。八分钟后，约翰逊就知道了我核弹的部分资料。美国还有一些技术很发达，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是不怕死，虽然你有那么先进的武器，这次在越南不是仍被打得头破血流、死无安身之处吗。美帝就是迷信新式武器，靠它来壮胆，否则连一天也支持不住了。

北影杨静、杨允明来找爸爸调查材料。他们是保崔嵬的。杨静是于洋的爱人。晚住我们家中。

吴云提议办学习班，我同意，先找个屋子，每天来后学习，不要瞎白虎，几个人好好学习。也不要分几组几组了，愿干的就在一起干。黄健也想参加我们的学习班。她刚从北京回来，住宋珍家。韩巡去省委，为北京派去军代表，宋已解放。

2月7日

昨去学校，吴云未起床，仍未有屋，学习班还是泡影。我又回家。今上午也未去校，更费时间，不如在家自己看书。说老实话，现在不是按主席指示办事，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可去学校又无事可干，想干也干不起来。

下午滑了会冰，已十几天没滑了。遇到吴亚明，她现搞得挺热乎，现教语文，研究分析古典文学等，又要搞整党、团工作，办学习班，下午都干。时间还有安排，中午滑一会冰，三点就回去开会。我现在是高级逍遥了。她说李罗力可能当兵，已家访，是空军地勤。

我真倒霉，希望不大了。

晚上把过去日记拿出来看了看，心里很激动、感慨。想当时革命干劲多么足，可现在真是差多了，甚至还不如过去了。特别是自己的思想改造上。明天一定要把主席最新指示好好学学，已经好几天没看、没学、没执行了。不，今晚就看！马上就学！

2月8日

上午又去学校，仍没事干。征兵没胡大广，因有把柄被抓住，他偷资本家几块表交给赵占亭去卖，想买个照相机，后赵被抓，把他和赵学健供了出来。所以没要。安同军也没干多少好事，成天在歌舞东方红混，大家一提起他就摇头，耻笑，可谁也没有抓住把柄。王国平身体又行了，能当海军。

下午黄健和贾廷雁来找我。大头现被关在家里，有几个北京人找他，被他爸爸叫住，训了一顿，不叫再去找他了。贾弟弟去都挨一顿说，不叫再找了。

我开始写《红卫兵之歌》。

2月9日

上午去贾廷雁家，下午才回来。黄静下午回津，大头也去。现被他爸爸严加管教。

《红卫兵之歌》真不好写，尤其是初期，不好写。不知道应样刻画人物，也从来未动过笔写小说，表现手法也不会，写着写着就成了记叙文，不成小说了。先停下来把它仔细酝酿成熟了再说。

昨天鸡开始下蛋。

2月10日

下午大头先来找我，韩然又接着来找我。她对贾看法不好，主要是对女的太那个了，太殷勤了。对吴亚明也不那么好，对人老是马列主义，可自己就是那样，贾也有些看

法。韩说现在的干部子弟没什么出息，如还像现这样养尊处优，就要完蛋。当然也有好的，将来干部子弟中也要分阶层。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完蛋了、堕落了。她还说林彪让干部子弟面向农村。她现还想考大学，学理工，过去曾想考北航。我学俄文，她说出路不大，最好还是学英文、日文。我说这只不过是复习一下，没想搞这方面。只想把运动以来的总结一下，写个东西。我叫她看书要仔细分析一下，不要看那么快，我介绍给她《盲音乐家》，看后谈谈。并借与她《红楼梦研究》、《冈屠洛夫小说》，马克·吐温《密失西比河上》等书。

她这个人确时不错，与我很多看法相同，性格也有相似之处。临走时，她说两个星期后还书，怕人家说。我说没事，下星期来，没看完先还几本，一起谈谈也好。

2月11日

昨天大娘回来，下午三舅、二舅来津，正好爸爸因病回家。北京一些人对爸爸倒很关心。宝珠还来信问候。二舅确实有一套处世哲学，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不会被骗，很能干。他已被解放，这次又到津开会。像姥姥所说：“别人干不了的事，他一去就办来了。”

开始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看得很仔细，也很慢，很吸引人，深刻。

2月12日

上午去学校看看，仍没什么事，班上人来了打个照面就又回去了。我们原教室也被初一新生占了。更没地方了。征兵通知已基本下来，我们班三人，李毅新、张志玉、安同军。全校总共才74人，海军9人（有王国平）。王小勇被刷，他说因他妈妈的问题。赵胜利行了。过几天就要走了。

现虽“壮心不已”，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去学校也无事所为，只好又回家中。等吧！不知又要等几个月才能分配。

2月13日

天上掉下来一个已预料的石头，虽则是已预料到了，还是把我的心潮给搅乱了。上午通知下来，还开了欢送会，明天新兵就要集结了，可是74人中没有我。两种人，两种心情，一个是即将上征途，当上了光荣的解放军，并且还有可能到越南去；一个是这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份，还不知要在学校泡多长时间。

怎么办呢？思想很矛盾。由此而想到自己的前途。到部队，政治上有保障，可以很快地改造好世界观，而且有了浓厚的政治空气，心里也痛快。否则到工厂、农村，成一个“三八式”战士，一天像社青式的真没劲，跟这种人在一起也没劲。

徘徊啊，徘徊！

2月14日

怀着一种说不出滋味到学校去。明天新兵发军装了。这次还有张云鹏、王树春、王东志。谭峰屋有一些人对革军子弟怨气很大，说这次地方干部都整得够呛，胆都小了，可军队干部一点事没有，儿子也跟着抖起来，不少都是坏蛋。这次参军，革军、革烈子弟一说就走，干部子弟没走几个，全都政审过不去。

王小勇通知我明天开办学习班，我班有廖、吴、我三人。上午九时开始，听说还要在学校住。我想去看看，能解决问题否。

下午看完《高老头》，对当时上层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但有很多地方不懂，不理解。就我口味，觉得未必有那么伟大。

一切风波都过去了，路还得走自己的。让一切都成为空想吧，作为以后谈笑的珍贵的回忆吧！

2月15日

第一期学习班今又开学，杜连长讲了话。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三次了，前

几次都没成功。学习班是个方向，是广大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办法。连长讲了一个故事，很生动，反映目前广大群众家庭中的一个转折，这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提到了。一家老少三代办了个学习班，由爷爷当组长。这是春节前的一天，全家正学习，这时有人来串门、拜年，可学习未完，这时爷爷就说：“今天有特殊情况，就先学到这里吧。”这时小孙女就喊着：“不行，如客人来，先让他参加学习，要不，就不让他来了。”客人在门外已经听见了，于是就进来参加一起学习。事后，爷爷就说：“学习小组应该改选，我旧习惯势力还很大，不容易改，应由小孙女来当组长。”后全家通过，小孙女当上了组长。

上午廖来我家找我，未在，下午又来。一直谈到六点。他对参加学习班也很动摇，总怕解决不了问题。问他什么问题时，他又不知道，就说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干，对主席战略部署嘴上好像懂了，实际上却不理解，我也深有同感。他又提起《赫鲁晓夫》那本书，说赫就是唱着肉麻的赞歌爬上去的。现在光在形式上喊就真懂毛泽东思想吗？现在各派打，都是用毛主席语录，各有各的理解，而有时，这种不同的理解就代表了不同的道路。从广大

大群众的角度来看，是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但是从上边看，就得防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爬上去。可能现在是中央部署，这些问题以后主席一定会解决的。现在是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问题，遇到问题，真能站对立场，这就全靠真本领了。现在天津好多事都糊里糊涂，不明白，不理解，即使干事也十分盲目，也就不太想干了。

上午遇到吕英，他说要在学校搞起一个复课闹革命的高潮来。听说要隆重庆祝毛主席“三七”批示一周年，由北京军区主持，主要是华北地区在天津举行，各省市也要来人学习参观。全国要配合搞起个高潮来。

2月16日

今天学习班也没学习，只收拾屋子。李毅新、张志玉等已穿上军装，真刺激。心里灰溜溜的。廖今又未来，下午也照不成相了。世界上的事哪能那么顺心，一帆风顺，总是要

受到打击、挫折、失败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意志磨炼出来。可这次打击的力量真大啊！

下午想看书，可看不下去，先后看了五、六本，都翻了两页就放下了。一点心思也没有。晚上看了周总理二月二日报告，对形势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思想问题解决了不少，心情也痛快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转折，而最近几个转折我是不理解的，所以正如斯大林所说给甩下去。看了总理报告，听到了主席最新精神，对这个战略转折有了一定的理解，所以比较痛快了些。总是想赶上去。应该把这点和廖晓淇交换一下。

2月17日

上午学习班开忆苦报告。

海军今天就坐船去吴淞口去了，空军明天也要开行了。

下午杨宝和来找我，聊了聊。现在不要有野心，太狂就要倒霉。有时说错一句话，就要被抓住无限上纲，就要倒霉。

2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下午新兵就要走了，我到张志玉家送行。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我仅说了一句话，

“到部队可要来信呀。‘环球同此凉热’，给我们多带点热量来。”古人常说要惜别情，别情是什么滋味呢？我说不出来。之后我们又一起照了相，有王以直、戴学咸、吴云、刘志升、李奎龙、王仰明、我、张志玉，只来这几个人，廖没来。中午在张志玉家吃的饺子，可嗓子里像塞着点什么，吃不下去，只是大家谈着，可是谈的话都跟主题离开，好像故意

回避参军、分别二词。只谈了些别的。这次分别以后就不定什么时候再见了，怕竟是



永别了。戴学咸父亲去世，医院对他们特别坏，打了起来，真他妈的可气，是“反复僻”的，就他妈的这个造反派，人快死了一点也不管，他妈、姐都给他们跪下。他只剩妈妈，没工作，机关只给 200 元，房费也开始要（每月 14 元）。他说要找工作了，以后可能留在天津，作为联络点。

2 月 19 日

刮了几天大风，天气很冷。未去校，是因为天气呢，还是因为心情？不知道。

下午爸爸回家。据说革委会限令艺师八一八下午四点钟以前必须把所有被扣的人都放回去。爸爸住的地方很冷，玻璃上的冰整日不化，整天把他们关起来，不准出去，饭也是给送，所以更冷了，一点也不能活动。他们倒是愿意去劳动。这次，地方干部都老实多了，架子也没了，都巴不得到基层去，不想再当干部了。“老三篇”、毛主席最新指示背得很熟。确时变了，不像以前那样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总是训人了。

王英前两天刚从北京回来，说前一天街上就有大字报，只讲戚××……可那天就出大标语点戚本禹的名了，还有打倒他的。最近报上戚不出场了，上次林彪看《红灯记》，就没他。听说社会科学院哲学部把他揪出来，他反周总理、江青等人，以前揪出的只是第一线的人物，他处于第二线。如果真是黑帮，那我可就不理解了。文革中很多重要文章是他写的，他与王力、关锋、林杰等又不相同。这次新上来的年轻干部基本上又都下去了，不少都在中央文革里担任重要职务，真是复杂呀！

我现思想很复杂，一方面我自己算是新生力量，即所谓造反派。我父亲是老干部，两种东西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就站在这边，认为某些干部应打倒，可有时又站在另一边，认为这些都是老干部，革了几十年的命，哪能不犯一点错误，他们总是有战功的，只是后来有些变了，没跟紧主席思想，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知道错了，还会改正过来。那些新造反派才革了几天命，有很多就是派性，为了自己或本组织的私利造反，把老干部斗得太惨了，起码人家过去还是为党工作几十年，为了解放全中国不怕牺牲生命。

现在解放了，就对他们那样。但那些确实是一贯反党反毛主席、混进来的或变了质的，那就该打倒，决不留情，但必须划分两类矛盾，掌握主席的干部政策。实质上这种矛盾就要用主席思想统一起来，也是应该统一起来的。

看一个干部应像林彪提出的三点，主要看他毛主席是不是真正无限热爱（不是嘴上唱着高调），虽然犯了错误，但一知道错了，把错误分析、理解了，就马上改正，紧跟毛主席。并且敢于干事，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不怕错了，但知错就改，这才是好同志，这才能真正学到毛泽东思想。一辈子谨小慎微或知错仍然坚持、屡教不改都是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前者有奴隶主义色彩，后者则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明天准备搬到学校去，在学习班中准备集中学习运动以来的文件，把几个问题搞清楚。别的事先不想。

还听说部队有一部分人把金敬迈捉去，并批判《欧阳海之歌》。听说此小说是陶铸搞起来的，并吹上去的。谁知道呢。我的看法是没有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本质，没反映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焦点，不能算是划时代的作品。不少地方有修养的味道。

现在很多事都不是“一分为二”，总是一边倒，结果把脑袋弄得晕了呱唧。今天还好得上了天，明天就突然完蛋，黑得要命，越这样越让人心里不服，有抵触。如果去仔细分析，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它之所以为反党，要害是什么，但又怎样打着怎样的红旗，通过说理的方法，这才让人心服口服。广大群众是有头脑子，通情达理的，不是群盲和无赖。

2月20日

我对学习班信心不足，上午到校，只自己看了些文件，没讨论起来。下了决定，搬到学校来住。现学习班主要是忆苦、学习、讨论四个伟大、解决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忠不忠的问题，每日早晚还要向毛主席请示。下午几个人聊天，对当不上兵不满，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尽是说些闲话发泄。

2月21日

早晨六点半钟起床，请示、出操。这几天来了寒流，准他妈的从苏联来的，跑了两圈还冻得鼻子出清汤。

上午天天读后听忆苦报告。

下午未去校，听马炳珍说，市革委会会有一个决定，高三年级作辅导员工作（新老初一、初二、高二）。还抽出一部分人编老初一、初二教材，以后将有一批人留校。

我现有点像海涅。

2月22日

现每天都要向毛主席请示七、八次，学习几天收获实是不大。

2月23日

晚上听了闸口工人刘海、刘诗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斗派性的报告，讲得极深刻、极生动。讲了一个半多小时，可是一点也不觉长。主要是亮得深刻，另外是语言纯粹是口语、方言、天津话，讲得很自然，流畅，使人听了心服口服。

2月24日

上午天天读后回班把教室打扫了。现教室被破坏的真够厉害，而且很脏。之后在校内刷标语，迎“三七”批示、复课闹革命等等。王小勇、廖也去，他们这方面很好，和同学关系亲近。而杨宝和就差了，胡大广说：“干这事没他，可中央接见就有他了。”最近他还真去北京，听说有一列车人，中央接见，我估计是为了树天津样板，在庆“三七”批示一周年之际，在全国掀起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围剿派性的高潮，这是主席又一伟大战略部署。

下午我班成立了排委会，五人：吴、廖、刘、朱、王。吴排长，我副排长。以后要决心把学习班办好。

听说军事院校又要招生，心里又动，可我爸爸的问题尚未解决，又去不成，私心又上来作怪。下午和何伟去贾廷雁家，看了黄静给他来的一封信，讲了很多黑暗面，说北京现分配就像押宝，分出去的都后悔了，并不像接收人讲得那样好……昨天听了二刘讲话，心里很振奋，可出了这几件事，心里又有些波动，好像又来了一片乌云。

晚上看了林豆豆的一篇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写文章》，好极了。开始克平读，全家听，后爸嫌克平读不清楚，又叫妈妈读，别人一干别的事他就呵斥，还不住赞叹，真是太好了，没想到副统帅对文艺创作说得这样深刻、生动、形象，好像是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文艺工作者，后来他竟自己读起来，一边读还一边讲，喜形于色，得意忘形。

2月25日

上午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有几个同学斗了私。我收获不大，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现在就要生活过硬，要了解各个阶级的人的反应。要注意观察生活。

下午韩然来还书，并把《牛虻》借我。我告诉她军事院校三月份要招生。她进了革命委员会，只是个委员。这两个星期一直搞学校的运动，没怎么看书。书多会儿都能看，但是文化大革命就这一次，如果不参加，没有切身体会，人家怎么讲，你脑子里也是空的，没有实感，以后想再弥补也不行了，所以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必须亲自参加、考查、研究才行。最近这个时期，围剿派性，建立三结合、斗私批修等等，我就没有亲身体会，只是听说一点。如果某一个单位不联合，别的单位就去人，给读毛主席最新指示，还高呼向他们学习，甚至还把他们头头叫出来，问他为什么不能联合，把原因讲讲，给他读主席指示，元旦社论等等。十分生动。

写了个《斗私提纲》，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因涉及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不好处理，没有深刻理解认识，统统都算派性吧，我就不理解了。就我个人来说，还可以理解，可就

我们组织来讲，就不好说了。也不能一下子全都否定。

爸爸讲了一件我小时的事。妈妈还未生我的时候，总是嫌小孩脏，当抱别人小孩时也总把手伸直，不抱在怀里。生了我以后，人家说她怎么不怕脏了，她说我不脏，话还没完，只听见扑哧一声，原来我拉了她一身，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2月26日 星期一

今日正式复课，上午全校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人来很多，就连一年多没见面的也见了。群众也来校了。

以后主要是办好学习班。有无成效主要是看自己是否自觉斗私批修，是否真想亮私，斗私。一年多来没有很好地斗自己的私心杂念了，没有认真考虑如何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了，总是混日子过，其实就是对主席的不忠。我准备自己好好斗斗。

下午打了几个小时篮球。谭峰家出事，弟妹也够危险，今又去东北，他也才从沧州回来，钱已都没。球鞋也买不成了。至今还穿大棉鞋，球也玩不了。我准备给他一双较新的，怕他不收，就算借给他。我发现，越是穷的越大方，讲义气。越是阔气的越小气，爱钱如命。要不总是说穷哥们呢。

现在我对无政府主义还有些感情，总想多要点自由，对纪律不大感兴趣。也是无政府惯了，一下还不好改过来。但一定得改。

2月27日

早上到校天天读。头头要起带头作用，你要坐住，人家一来看你学，也就学起来，造成好的影响。

下午全班学习李文忠思想汇报提纲，之后廖、我、排长讲了自己斗私情况。

华健把我叫去，集体背课，叫我教初一新生的政治。真有点闹着玩。我觉得教课有几点：

1. 必须和新生有共同语言。先熟悉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他们一起玩，一起学习，有了感情，这他才会听你的话，也愿意听你的话，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拿自己来说吧，如果来了一个人，一上来就一套大理论，稀里哗啦一大套，把人训一顿，你准不会喜欢他的，一定把他赶走。以后要建立新式的师生关系，不能像过去，老师讲课，一点感情也没有，动不动就训人，以学生为敌人。而是同志关系，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讲课不能光讲理论，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多么高明，而要虚心向学生学习，他们很多方面一定会比自己强，主席思想学得好。讲课中要结合自身的一些活思想，正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把犯错误的教训告诉他们，使他们少犯错误。不要怕亮自己的私，亮出来，可使同学帮助。

3. 讲话要使人感到平等，要讲老实话，要风趣、生动，使人爱听。

现困难很多。这几方面一方面也没具备。只去班上看了一看，一个人也不认识。而且还有女生，不好管，没接触过，到时一说哭了可怎么办？今天才给我课表，明天就要去上。

中央首长又接见了天津代表。江青说天津真是出奇。主要问题是公检法和文艺界。文艺界两个黑点，一个黑会，一个黑戏（新时代的狂人）。点了方纪、孙振、王昌定的名……

详细不知。不知这次爸爸能否过关。不管怎样，文艺界是要彻底搞清楚了。天津文艺界要成为一个试点。

2月28日

今天头一天给小孩上课，很不习惯。政治课不好讲，不像数、理、化，你比小孩先知道，多知道一些。政治就不同了，同是一个《老三篇》，谁都会背，我就不见得比初一新同学学得好，他们一定会比我亮私、斗私好得多。你自己学得不好，又怎么给别人讲呢？政治就是互相讨论，亮私、斗私，谁学得好，谁就是老师，别人就可以受到教育。就拿今天讲的“要复课闹革命”来说吧，说老实话，我心里并不理解，去年主席“三七”批示出来后，也借“三一〇”体会进行抵制，有的是破坏复课闹革命的“经验”，这次讲给我将

了一军。于是我只好从反面来讲，背离毛主席指示就要犯错误，把我的教训告诉他们，使他们以后少犯错误，对无政府主义、派性的危害性讲了。这样首先亮了私，斗了私，小孩们听起来挺爱听，课堂也比较活跃。

上海刘民来津等地调查，到校找我们谈了谈。上海是不错，党章十三稿已出来（而目前我只见第七稿）。高三学生大部分下工厂劳动，有的就分配到那里。杨苏鲁就到一个机器修配厂。听说以后大学招生主要从高二学生中招了。

上午各班排委会开会，推选连委会，把我和贾廷雁拉上去。贾是副连长，我是副指导员。连长、指导员由教师李元芬、岳增成当了。事后我才知道。

晚上叔叔从太原来，讲了邯郸情况，很复杂。一比较，才觉天津好多了。

2月29日

上午请食堂工人张宝山忆了苦，讲得不错。又教了一堂政治，课前十分钟才现背课。

决定让我们班去初二年级，和班上说了，同学都很怵头，不想下去。初二也确实比较难，新初一就好教多了。主要原因是初二干部子弟极多，血统论比较严重，我们班出身好的不多，这次征兵又走了四个，所剩无几，到初二一定管不了，而且同学也不一定敢下去。思想工作不好做。我是没关系，准备下初二 2 郭小三他们班，这班最乱。可其他班谁下不好办了，吴云也不太想下，很怵头。

四舅来信，寄来一份学部红卫兵写的《历史宣布了戚本禹的死刑》的材料，妈妈给念了，文章写的很凶，上纲很多，事也有不少，但不够多，很多是逻辑推理。不管怎样，看来戚本禹是完蛋了。他野心太大了，想要夺国务院的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个人野心在必要时也可以批别人，而且很厉害，但是为了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用现在的话就是党性还是派性。另外一个说明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他无视党中央、毛主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取而代之，从而实现个人野心。总的来说就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

3月1日

上午连委会正式成立。决定我班去初二，目的不明确，而且思想问题很多，不能保证人都去。思想很乱，自己下去好办，问了几个同学，都不想下。思想工作不好做，大道理好讲，但不那么容易一下就解决。人的思想这玩意最不好办。

我决定下最难办的班，初二 2 或初二 3。

3月2日

上午做思想工作，让下到初二年级去，不好做。

十一点听传达 21 日中央首长对天津讲话，很好，下午搞到一份。杨宝和也从北京回来，说：21 日接见后，在解放军诱导下，揭发出江枫很多问题，解放军也鼓励揭发，因江枫红得发紫，所以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听说他与天津黑会、方纪、孙振等有联系，是他压下江青十二月九日、十一日两次讲话，一直压制群众揭开天津文艺界、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中央也提出线索（21 日讲话中提出），方纪等搞阴谋是乘公安局的车子。同时也揭发王亢之、胡昭衡的一些问题。这次讲话分量很重，说全国有一个黑网，而天津则是一个黑点，极其典型，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动向，所以中央要抓天津，打破缺口，铺向全国。

中央决心很大。仔细学习几天，不多写了。

经过揭发、学习几天后，中央又接见肖思明，他总结为五点：1. 对公检法要彻底搞清楚。2. 对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3. 留江枫在北京学习，有揭发东西可上交，王亢之则撤销市常委、委员的职务，到群众中去检查。胡昭衡按原处理方法。4. 记不清。5. 迎“三七”。这次江枫、王亢之可能完蛋。天津斗争盖子要揭开了，过去总是觉得天津特别稀里糊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过去就觉得文艺界有问题，整个市委书记、常委、委员里仅站出个王亢之，还是个文教书记，难道他能代表与万张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讲，这次不能使“大联筹”思潮翻案。天津确实有黑手，把水搅浑，乱七八糟。

“大联筹”还是反动的，他把矛头指向天津驻军，指向新生革命委员会，指向陈伯达。问题确实复杂。当时就我们来说，有一些问题也提得对，但不了解内情，于是阶级敌人就浑水摸鱼，正好你对一些情况不了解，他就煽动你（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等等），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己还觉得有理呢。其实是被阶级敌人利用。所以以后看问题，一定要抓住大方向，不能只看到一些小道理就忘了大道理。阶级敌人也就是利用你这点，如对天津一些问题有看法，驻军犯了一些错误而煽动你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一点，否定全面。所以我们的脑袋也一定要复杂一点，掌握住大的方向。这就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主席伟大，很多问题不是我们一下能理解了的，只有在实践中逐步理解。另外要懂得全面看问题。大道理管小道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善于分清敌我，看事物的主流和本质，不要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

问题虽出现反复，但是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一定要维护她的权威，坚决服从她的正确领导。从事实也说明，如果她不是革命的，又怎么把方纪、孙振这伙人揪出来，把天津问题给揭开呢？任何一种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出现反复、挫折，另外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反动分子只有充分暴露了，才能更彻底打倒他。以后再总结吧。

我就是懒，文化大革命中的多少事需要我去认真思考总结，同时带着这些问题学习主席和中央首长讲话呀！事是很艰巨的，可我就是懒，没意志。

这次我爸爸能否过关？现可能一下解放出来，成为左派，也可能一下完蛋。不管怎样，即使我爸爸真完了，这对我是极为不利的，但我也是高兴的，天津文艺斗争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对无产阶级有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胜利前进，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还是希望过关。我估计还是好的，但世界观没改造好。

中央首长的话说到我心里，听了后从心眼里高兴，振奋。

3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听说王亢之昨晚自杀身死。这小子是自绝于人民，是对抗中央，以死来震动天津市，造成影响，给中央以压力，对中央首长以抗议。这小子反动到家了。

3 月 4 日

去初二，没有什么事干。我看就一起办办学习班就行了，组织他们班自己搞。

去新初一学习一堂英语课。以后学点基础，主要是音标，以后就好办了。

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3 月 5 日

下午和廖、吴、郭天等人去天、南大，大学真没劲，冷冷清清，还未联合，真差劲，派性最厉害。之后又到和平路看大字报，有打倒王亢之、江枫的，还有揭发江枫和方纪、黑会联系的大字报。内容并不多。还点了方大卫的名，他也活动保他狗爹。听说王亢之女儿也很活跃。

昨天下午妈妈回北京。再不回去更不像话了。

3 月 6 日

上午高一 1 和初二 4 柳林、彭小民等打起来，武斗很凶。柳林这班子现在还骂人狗崽子，以为人不敢动他，四五个人用棒子把高一 1 二人打了，彭还说，要不我脚坏，打死你们。一会高一 1 来了一班子，他们傻眼了，跑到屋里，高一 1 破门而入，把彭等痛打一頓。当时彭一见人进来，给吓软了，把棒子扔掉，只求饶，还直说：“咱们都是同学，有

话好说……”

刚才的话都忘了。这帮人真他妈的废物，真打起来就不行了，你不理他他就来劲，欺负人没够，总以为别人不敢把自己怎样，自己血统比别人都有高。一挨打就老实了。中午，高一1又把柳林打了，这次更狠。

上海刘明又回津，下午他去延安中学。

《天津新文艺》、《红旗战报》因给钱事点了爸爸的名。

3月7日

“三七”批示一周年，天津搞大型庆祝活动。

现没什么事干，学学英文吧。

叔叔回沈阳，给李毅新等人写信。

3月8日

晚上把日报社根据录音记录印发的中央首长讲话和前一份革委会办事组整理的讲话对了一遍，问题极大，很多原则性的话给删除，有的则把口气减轻。这里准有鬼。特别是有一句话，江青说：“你们不揭我们揭……不要像上次那样。”天津真复杂，阶级敌人有很多套班子，一套完了又换上一套，而且现在还有他们的人。

从现在看来，江枫不定，阶级斗争盖子就不可能彻底揭开。

晚上李运生、杨胜利从北戴河返京途中来这里找我们。

张云鹏给何伟来信责备我们没回信。

3月9日

戴胖子回来。学校不知干什么事好。以后想学党史，学四个伟大，抓好学习班，同时学英文，可能的话再任教初二英语。

下午电视批斗方纪、孙振、白桦、杨润身，董阳、李超已被逮住，这次缺席批斗。气氛很好，点了不少人名，特别是提出打倒王亢之，但没点江枫的名。会上着重批判、揭发一些事实，但不够多。但总的来说大长革命派志气，大灭走资派、特务、叛徒的威风。

3月10日

上午韩然来找我。她父亲目前已经结合，当了第一把手，但不知这次公检法反复是否有事。另外告我一件黄江之事，不许告人，我答应了。她一直担心我会告别人。

现在有人这么说，运动初期被揪出来的干部现在倒没事，而那些没事的后来参加某个组织，结果弄成两大派打了起来，一揪黑手，不能是群众，结果倒完蛋了。有的干部于是就不表态，或态度不明朗，也不准备亮相，等大联合后再说，要不倒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搞阴谋。不少处于不理解状态。

对天津很多问题我就不理解，总是一边倒。前些日子，江枫还红得发紫，都倒向这边，忽然这边完了，揭发出许多事，又都打倒江枫。不是由群众先揭发，由中央引导，经过辩论再一点名。好多事都不知道，僧是愚氓。

这次搞两黑一砸的都是当时铁杆“河老八”派，也怪了，只有艺师“八一八”是“反复辟”的。“反复辟”反的是“三红”，那它与江枫，与二黑是什么关系呢？

毛主席一再说，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人家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或问题，就给人家上纲，什么阶级斗争呀！要翻案呀！人家不懂，受蒙蔽，才需要你去给分析，摆事实，给说理。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你说得有理，有事实，使人感到确实是这么一码事，于是人家就服了。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光唱高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另外要一分为二，才能使人信服，否则这人一完，好像一点好事也没做，完全是黑的，人家理解不了，起码他还要打红旗蒙蔽人呢？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文章，总是一分为二，那里是进步的，应该肯定，以后又为什么走上反动道路，应该否定。反动要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很有说服力。比如列宁论考茨基还是肯定他以前还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

以后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的鼻祖，并分析为什么是叛徒，在哪些基本原理上修正了，分析得有理有条，使人十分信服。

下午廖晓淇找我，谈了以上几点看法。

现我总觉脑子记忆力极差，看了就忘，有时想写点什么，刚想的，一写就忘了。

3月11日

以后班上只抓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抓思想，之后就由各组自己去搞。

又让我去新初一教语文，教主席诗词。干部应搞一些实际工作，不能光浮在上面“抓思想”。脑子空空，一点用也没有。下午开了连委会，决定高三把重点放在搞新初一年的教育革命上。我另抽出一些人分科搞教改。

这次参军到徐州的已分配，李毅新来信说：有三种可能，1.当司机。2.养猪。3.炊事员。他写信时还未得通知，他谈了一个活思想，有一个人当了十年兵，九年养猪，一年做饭，现复员。如果他也这样，出来后三十多岁了，什么事也不会干那就倒霉了。现在他们那里就公开讲怪话，有人还想开小差。可信后又补充一点，这时已经得到通知，留在徐州第六中队，马上说那个活思想已经解决了，将前写的部分划掉。有意思。张志玉被分到安徽某农场，恐怕是养猪。大个到广东韶关，大旗杆留本机场保卫等。李还说没来之前总觉得特别美好，可到了以后，并不像想像的那样……他听到一句反动话，问有关具体材料。就是“四十余年廉颇将，一日拜倒茶花女。”

3月12日

上午东大白××（女）来我校，讲她如何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的及忆苦，很不错。下午吕英传达了昨晚顾师长讲话，主要是搞臭“大联筹”、“红革会”，贯彻中央“2·21”指示精神，在学校震动很大。我就是“红旗”的一个头头，开始也对解放军提过不少过头的意见，反对过“三·一〇”体会，八月份虽在北京，也认为要抓军内一小撮。有错

误改就行，过去认识不到，都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何况我这个在底下的群众小头头呢。我应该检查一下。

群众中有不少活思想：有的认为以后可不反了，还是保好，保错了受蒙蔽无罪，也不揪黑手，反错了可就倒霉了，得揪黑手、后台。以后什么事不表态，爱昧一些，如上面定了，就跟着走，当个群众，上面的事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搞阴谋，现揭开才知道，说老实话，“群众”就是愚氓。当时如反江枫准完蛋，现在江完了，跟着打倒就是了。上面知道那么多情况，还受蒙蔽，还有一个认识过程，底下就更不知道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得到不少教训，下次就有经验了。解放军说嘛是嘛，别提意见，别反对，以后一上纲就晕了，还是跟着转好。就连一些过去造反精神很强的也说：“别造反了，还造麻？以后保。”还有的说：搞臭“大联筹”是应该的，主要是揭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过去受蒙蔽一看原来如此，被黑手操纵不知道，现在明白了，反戈一击，都受教育。不能只是压，压是压而不服。另外二黑一砸，保方纪、孙振、李超、王亢之、江枫是否也要抓黑手？抓坏头头？其实已经在抓了。但好像不如搞“大联筹”这么广泛发动群众，各单位都抓。

我以后不想参政了，老老实实当个普通战士，当个小小老百姓。没那么高水平，光受蒙蔽。我胆子小多了，不知为什么，总是害怕，有点像海涅了。

3月13日

这次搞“大联筹”，我有点心虚，为什么？就因为去年我也受到“大联筹”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虽然我不是“大联筹”，与“大联筹”、“红革会”对着的，但是有很多反动思潮反映到自己的头脑里来。直到去年九月份学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才有所转变，但是不彻底。这次要好好清理一下，不要怕这怕那。

“大联筹”就是要搞复辟，破坏无产阶级权威，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企图取而代之。回想一下去年“反复辟”的狂妄吧，他们喊得是什么，“为政法公社翻案”，“打倒李雪峰”，“刘政不支左，叫他靠

边站”，“陈伯达同志受蒙蔽了”，“五代会是大杂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不是搞复辟是什么？不搞臭这种思潮，天津就又要变颜色。必须搞臭，决不留情。

3月14日

顾师长来学校，讲了话，不错。“大联筹”是反动透顶，必须彻底搞臭，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三红。有一些造反派受到这种思潮影响，只要认识了，肃清了就行了。从中吸取教训，对的还要坚持，错的就坚决改正，不要羞羞答答。当初我们与解放军在一些问题看法不同，给解放军提过意见，这同“大联筹”夺军权有着本质的区别。组织全连批臭“大联筹”。

下午去和平区公安局、体育馆派出所、八里台派出所、天津大学办理认领丢失自行车手续，还没成。因当时我认为找不回来了，没到公安局登记，只在一个群众组织（天大八一三）治保串联会登了记，现其已解散，不知留底没有，明还得去。

今下午给四连三排上了一堂语文课。

3月15日

现我脑子里就有这么一种活思想：以后当个逍遥派，不犯路线斗争错误。你搞了半天运动，到后来好事找不到你，抓黑手找到你头上来，真不上算。以后态度暧昧一些，开始不表态，含含糊糊，等问题清楚了再说。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原来挺左，一受挫折一下子转到极右。犯路线错误也没什么可怕的，只要从中认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就行，而且更能锻炼人，反面教训往往流血更多，所付出代价更大。经过这种反复，就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更深。过去不是常说：“软体动物固然摔不倒，但是也永远站不起来”吗？毛主席也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另外有思想包袱的原因就是总从个人利益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全党的利益，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从全天津运动的利益，从三红的利益出发。从个人出发就是总想自己说出直象，承认了错误是不是会被别人抓住小辫子，是不是会被上档案，这小子曾经搞过复辟，是不是会被按上一个反军的帽子，将来参军是不是会因此而不要，总之，一个字，就是“私”。而不是考虑不肃清大联筹反动思潮，不揪出黑手，就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会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就会瓦解我们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会颠覆天津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会使万张反革命集团死灰复燃，天津就又要改变颜色……如果从这点出发，真正想到了这些问题，那么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就应挺身而出，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不是乱上纲，确实如此呀！

下午解放军连长对我们帮助，说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不要光考虑个人。我回来后仔细想了，就是这个意思。“大联筹”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搞臭。

还有一个活思想，就是过去也受“大联筹”反动思潮的影响，现在揭发、批判“大联筹”，人家又会说你是变色龙了，当初你怎么不反，现在又以左派面貌出现，一贯正确。我不是说我过去就没有错误，而是说现在认清了“大联筹”的反动性，应该起来造反，反戈一击了。并且想改正错误了，你也应这样才对。但是思想问题并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有些问题还认识不上去，但首先必须端正态度。

3月16日

对于受“大联筹”思潮影响的同学，主要是教育、提高认识的问题。揪出坏头头，就更能教育、解放群众。没有坏头头，但把受此思潮影响而作错的事揭发出来，深刻认识，也是有教育意义的。要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

贾廷雁出张大字报，我没看懂他的意思，好像比较含糊。有一条不同意办原各组织头头的学习班，说两类矛盾尚未分清，坏头头没有揪出，如果跟叛徒、特务办学习班，那是



大混蛋，他意好像是要先揪黑手，并指责革委会吕主任太右了，等等。说历史车轮飞快，革委会跟不上，挖苦之语甚多，真有意思。对广大群众是教育问题，是肃清其流毒问题，有黑手揪出来，可以更深刻教育群众。办学习班，原各组织都有，就可以把问题弄清。就是有坏人进学习班，经过揭发批判，也可以把他揪出来。变色龙不可看出，在没揪出前还暂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江枫不就是这样吗？！这并不影响学习班的性质。

一些真正的革命派犯了错误，改了以后还是好同志，而且更受到锻炼。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难免要喝几口水的，只有那些不怕喝水，而且勇往直前的人才有出息。而那些逍遥派，在崖边徘徊，虽一口水也没喝，还讥笑别人喝了水，这种人仍是没有出息的人。

3月17日 星期日

我认为，正确贯彻中央“2·21”讲话的关键在于敢于打击一小撮，敢于解放一大片。就此我准备写点东西。正写着，廖晓淇来找我，谈了谈话，没写下去。我把四卷合订本送他。

下午去劝业场排队买了半斤相纸，买了个乒乓球拍，去学校打了一下午球。新初一有几个女生打球打得特凶，把我灌得连十都过不了。有几个棒的也被灌了。成天这么玩倒是快活，身体也练好了，可是却消磨了意志。

3月18日

上午革委会开扩大会议，传达了郑三声、肖思明、联指的讲话和革委会五条措施。

下午电视批斗大会，赵文彬第一个发言，批判李超，分量很重，揭得东西很多。李很不老实。这次会开得比上次好。

3月19日

这几天，看了解放战争一些回忆录，很感动人，使人从心眼里感到毛主席真是伟大，

一心为了中国的解放，有着伟大的胸怀。为毛主席而死，就是最大的幸福。

3月20日

上午顾师长在体育馆作报告。下午大戏院鞠卫东反戈一击，揭发“红革会”、“大联筹”。这几天收到李毅新、安同军来信。今又收田力力来信，田戈已去哈尔滨，当了兵。

3月21日

今是中学红代会成立一周年。

这几天，天津日报集中批判二黑一砸。有些文章写得很好。天津日报现办得很有气色了，使人看了后高兴、振奋，不像以前那样，平平淡淡，像一潭死水。但还不如文汇报。

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般都犯过不同程度的错误。这是件好事，可以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的，教育更大，以后就可以注意、借鉴，有了免疫力。这比那种从不干事，不参加运动，一直逍遥的，从不犯错误的人不知好几百倍。人就是在不断斗争，不断受挫折、失败，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正中成长起来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是难免要喝几口水的，有时甚至会灌个半死，但只有这样才能学会游泳，才能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这几口水我是认定要喝的，没什么可怕，喝了水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当然也不能执迷不悟，老喝个没完，被水灌死。要善于总结经验。回想起运动初期陈伯达同志的讲话，真是意味深长。

有些人从不下水，只是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这个不对，那个不行，看到人家喝了几口水，就嘲笑、讥讽没个完。这种人才最没出息。

不管怎么样，人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闯荡过，见过世面，经过风雨，对他是很有好处的，这些是那些站在岸上道貌岸然的人所不理解、也无从理解的。

这里指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不是一些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之类，这种东西就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了。

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因犯错误就背包袱，要善于总结经验，特别是失败和犯错误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突出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和对主席思想的一个“用”字。

有些错误从局部看来好像是对的，所以一时转不弯来。举个例子：毛主席亲自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伟大方针，把重点放在攻克锦州。而你不这样，却首先去打长春，这很好打，一下子就能攻下来，可是使敌人提前战略退却，和华北集团会师，这样对解放全国不利，加长蒋介石的统治，对中国革命带来危害。你不认识这一点，而却一味强调我全歼了长春之敌，不也是消灭了敌人吗？大方向对，其实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要放开胸襟，从全局着眼，要眼光远大才行。

3月22日

以后少写点日记。没事就不写了，有看法，可以写些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较系统，反映出一个个时期的问题。

3月23日

现在对我们来说，主要是认真学习，总结自己的教训，狠斗私字，并大揭发，大批判。

对其他组织同志的批评，应认真听取，而不能有抵触情绪，认为人家是否过火，有不符合事实情况或不是我干的等等。而要看到人家批臭“大联筹”思潮的大方向，难免有些过火现象。要区分主流和支流。现在主要是自己认真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问题。这跟运动初期造资反路线反一样。你不也干过很多过激的事吗？当时人家提出来，你自己不也是说要看大方向，看本质，看主流吗？要会看历史潮流的方向，要顺历史潮流，而不能逆之，这就是大方向。现在批“大联筹”反动思潮，二黑一砸也是如此，不要强调其它方面的东西。

我恨透王力、关锋、戚本禹了，把我们耍了一顿，拉上反三红的道路，犯了错，自己

还以为保卫毛主席呢，真他妈的混蛋。现在也尝到受蒙蔽的滋味了。一个人要经受各种考验啊！又重看江青同志“9·5”讲话，真真受到极大的感动，快要流出泪来。

3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大增、二增、二英、三英和老杨来。

下午去学校开会，又扩大政治组，我不同意，要精兵简政。本来已有连、排委会了。

3月25日

下午找团长座谈。主要是“到底”的一些人，提出一些问题看法，有些不理解、抵触，应对“到底”怎么看，清理连为什么只要二人（全校90多）……团长说：我现对你们看法与以前一样，不要背包袱，过去还是立过功的，要把犯错误的造反派与坏人干坏事分别开来，要主动揭发“大联筹”。“到底”说：我们与“红革会”、“大联筹”有质的区别……看到中央“2·21”首长讲话，心里很高兴，过去学了江青“九五”讲话，很受感动，心服口服转了过去，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一直按主席指示复课闹革命，可这次一整“大联筹”，反而不理解，有抵触情绪了。并不是对整“大联筹”反感，而是把自己当成“大联筹”，对“到底”造成压力，组织的人都不信任了……有点整群众的意思，原来都不提某某组织，没什么派性，可现在不得不提某某组织了。学校破坏复课闹革命的都是那些人。这次又都进清理连。好像那帮子都成了左派，这边的都成了右派……现在一下子把过去都否定了，我有很多问题就是不服，除非说理把我说服，压服是越压越不服。压群众是不行的。原来群众挺理解，有认识，积极揭发，一压就坏了，把人推到对立面去了。

3月26日

看了中央首长“3·15”、“3·18”讲话，很好。说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知如何理解。听说揪出杨成武、于立金、付崇碧反党小集团。

3月28日

上午在中心广场开万人大会，宣读了中央首长讲话，主要是针对杨、余、付。说是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等……我没听，只听人家传说。说关、王、戚是变色的小爬虫。真复杂。变动很大，看来中央决心是很大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首长。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忠于毛主席。这个信念丝毫不能动摇。

下午开整顿红卫兵的会。革委会决定由九个人负责。我现心里不明白，一是红卫兵与团的关系；二是如何搞大批判，批修正主义建党、团路线等等。

现在脑子很乱，不想写什么东西了。

下午赵文彬、长征来找爸爸谈批方纪等事，晚在这里吃饭。是通过文联“红旗”来的。

3月29日

看了“3·21”、“3·15”、“3·18”中央首长讲话，颇有感想，有很多问题不明白。现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形左实右中央已于去年纠正，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是右倾，而且也有行动……

我校从去年10月份以后逐步走向正轨，克服无政府主义、派性，复课闹革命形势很好，过去那种极左思潮已经基本纠正，这次又突然一搞，倒有些不理解了。（不想多写了，昨批斗了吉新民，后解学恭又说不应批斗，今批斗了白金生。）

3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去大增家，夜里才回来。

近来想法颇多，不好写。

听赵××说，北京一公安局长被揪出来，他是叛徒，他说陈××和他同时被捕，比他

先出狱。不好瞎议论。他的话向来对的少。

4月1日

现中央讲右倾是主要危险。文汇报已转，出了三篇社论，可天津还无动静。我校印出的5月18日讲话解放军还不叫发。天津就是两头吃不透，把握不住阶级斗争的动向。现在阶级敌人又动了，变色了。

我对天津革委会意见就不少。对阶级斗争不是主动去揭，而是老压，中央赶了几次才动动，特被动。上海对陈、曹多次系统、深刻地批判，而天津对万、张只表面上批了批，还尽是资反路线，对十七年基本上没动。中央首长多次讲万、张在天津经营多年，根深蒂固……可天津没动静，光嘴上喊不行，而要看你的行动，是不是真去批、去揭。上面不动，光在下面揪。下面真正的坏人、坏头头是要揭，但主要矛头应指向那些走资派、变色龙。

我认为中央“2·21”讲话是反右的，二黑是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打着红旗从右的方面进行翻案活动，进行反夺权，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妄之极。这样认识较符合中央这五次讲话精神。

“大联筹”是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反三红的，我认为在去年“九五”讲话后，基本上已经纠正过来。这时又从极右方面干扰，出现二黑一砸，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反夺权。这次那么大规模反大联筹（相对反二黑一砸），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中央“2·21”讲话是叫从文艺界、公检法打开缺口，彻底揭开万张盖子。这方面天津动静不大，而揪坏头头甚凶。现在广大群众已经明白，不再反三红，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的基本没了（个别当然还有），阶级敌人会不会采用其它方式反三红，改变颜色贴进去。不是说为“大联筹”翻案，而是说哪个是主要表现问题。正如王明路线统治时，反“左”倾，但绝不是说陈独秀的右倾就对了。反“左”时防右，反右时防“左”，但总有个中心，有个焦点。防止阶级敌人故意混淆阶级路线，把水搅混。只有站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上，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绝不能站在极“左”立场上反右，也不能站在右的立场上反极“左”。不要上敌人的当。

天津目前第五个回合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天津就是怪事多。万晓塘死了，很多问题复杂了，这次中央罢了王亢之的官，可又叫他自杀了，这一下文艺界很多问题又不好理清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

对“大联筹”我的看法还是要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绝不能扩大打击面，要从教育着手。要具体总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分为二。有些组织是造反派，因受无政府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不能一棍子打死。有些甚至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大方向正确，但提出过一些过激、错误的口号。（就是有坏人，也可以让他们自己揪出来吗。）人家要揭开公检法、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对一些干部提出疑问，你不去正确引导，反而去压，说什么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中央多次点名批评天津，可还是不动，那人家为什么不许可怀疑你。人家是维护三红，就怕革委会中混进了坏人。现应老老实实作检查，不能反而把反三红的帽子戴给别人。文过饰非，是赫鲁晓夫的手段。

反三红的人是极少数的坏人，他们混进了某些革命组织，干了不少坏事，这要发动人家自己把他揪出来。而不能一下子把他们组织都给否定。五代会那面就没坏人？对这个问题要向主席教导那样，站在党性立场上自己揪，而不能搞派性，被坏人利用，不能以一边压另一边，这是坏人所高兴的。

天津市究竟那“派”对，五代会对，但太笼统了。“八一三”、“卫东”是组长，怎么样？“河老八”怎么样？“八二五”怎么样？“反复辟”……过去一些造反派现在还剩

下几个？人家犯了错误，不是说服，使人感到自己确实错了，应改，紧踊主席，继续干下去。而是使人觉得还是逍遥派美，甩手不干了，极大地打击人家的积极性。政治上待遇也大不相同，一些老保倒起来了。正如总理讲的，老保翻天，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天津是否有这种情况。把群众整得连意见也不敢提了。这种情况不反常吗？这种情况好吗？说明什么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如何把握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如何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何跟紧中央、毛主席战略部署，这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首要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这是我的看法（还有很多方面），不成熟。很多问题还不理解，很可能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写出来也好请别人帮助。当然写的时候心里有些害怕，怕真是错了，起了反三红的作用，被扣上反三红的帽子。这是由自己世界观决定的，是我的认识，并不以我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共产党员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也不变色，不要两面手法，有什么就说什么，怎样认识就怎样讲。可有些人不敢说，不敢讲，怕犯错误，这一方面有主观的私字，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上级没很好地执行主席政策。

现在我深感对毛主席著作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真正学到没学到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问题。江青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她学会一点就用一点。而有些人，只是在形式上、口头上喊得漂亮，什么“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呀，其时都是骗人的鬼话，学了根本不用，或阴一套阳一套，两面三刀，随时变色。这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是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赫鲁晓夫是这样，关、王、戚是这样，杨成武也是这样，将来也还会有人这样。所以要特别警惕那种只会唱高调，比革命还革命，红得发紫式的人物。

我现深感对主席思想学得真差劲。越是到大风大浪中，越感到这点。没有毛泽东思想真会把我淹死。我想给江青同志和解学恭同志写信，反映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也代表了群众的一种思潮，不知对否。

4月2日

我对很多问题很不理解，把一些想法和杨宝和谈了。叫他和杨银生、解学恭联系，想和他们谈谈。找一些主席思想学得好的，好好帮助我一下，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胡大广大骂“红旗”捞稻草，气很大。还要看看我们三人初期的文章，说也不怎么样，“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这下子可抓住你们了……这种人真没出息。

今《天津日报》有起色，有一社论，几篇批万、张文章。



4月3日

我现深感如此：主席思想学得就是不好。每天都看，《四卷》也通读了，一般语录一说就知道，很熟，但是就是不会用。有时这么想也对，那么想也对，犹豫不决。所以提出要一个“忠”字，一个“用”字。所以我认为对主席著作不是学不学的问题，会说不会说的的问题，而是会用不会用的问题，是真正掌握了多少的问题。江青同志的学风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她自己说，只要学会一点，就用一点。

今天，第三期学习班结束了。相对第一期收获颇大。但也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主要还是靠自学。我觉得学校有翻案风，想把过去全给否定，特别是借着我们和“到底”犯了错误，想一棍子打下去，全盘否定。只要不按主席指示办事，都必定会垮台。

听杨宝和说，上边（解学恭等）说得很好，又出了个八条（其中有一条不许打击过去造反派），和下边执行的不一样。打击面大了。对“大联筹”广大群众能说他们就是反三红分子吗？主要是受那种思潮影响，认识了改过来就行了。而非要人家承认反三红才算检查深刻，真是活见鬼。广大群众是维护三红的。“大联筹”有十几万人吧，“八一三”派的很多又是不挂牌的“大联筹”，“河老八”是二黑一砸，没好人了。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不能否定一切，也不能肯定一切。天津就往往这样，这一派对了，就都对了，那边就全错了，过几天风一变，又转过来了。这种思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津日报又出社论，我是同意的，认为不错。就是有人想替万、张翻案，一直压制揭发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特别是公检法、文艺界。具体体现在二黑上。这是右倾翻案，这和大联筹形“左”实右是不一样的。当然本质都是反三红。现在是怎样正确理解，贯彻执行的问题。有人说右倾翻案就是为“大联筹”翻案，这太简单了。主要是为万、张翻案，把一些万、张的人打扮成反万、张的干将，混进革命委员会，对万、张不揭不批，是形式上喊两句口号。这才是最主要的。

有人说中央早就知道江枫是反革命，让当副主任是策略问题，他还有一部分群众等等，

所以成立前反江枫就是错误的，真是笑掉人的大牙。中央对江也是有认识过程的。问题爆发了才好解决。

很想总结一下现在的思想了。

在学校里，真正破坏主席战略部署的，究竟是什么人，可以挨班数数。学校里真正搞革命的又是哪些人。“大联筹”正疯狂的时候哪个出来捍卫了？现在不要脸跑出来大喊：“你们反三红，我们是五代会观点”。可是谁一再砸红代会？可抓住小辫子，必欲置之于死地。好，来吧，想翻案是不可能的。现在学校必须首先解决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谁真正按主席指示办事。

今高一1清理连的无故把张君福打得头破血流，又想把过去一套搬过来，真还了得。反映了一种思潮。这叫清理阶级队伍？混蛋！

我对天津看法：公开反三红、抓军内一小撮等极“左”思潮已经基本纠正（早在“九·五”讲话时）。（不排除个别死硬分子，而指广大群众）。而那些变色龙、小爬虫尚未揪干净，天津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主要表现在右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方面。

这几天想事想得太多了，头都痛了，眼也有些跳。

4月5日

看了解学恭、刘政3月30日在常委会上的讲话，很好。一批三查大方向对，政策性很强，要反右防左，不能否定历史，造反派就是造反派，保守派就是犯了保守错误，不能不承认，也不能以反“大联筹”否定过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功绩。还举红革会例子，大部分是批资杀出来的造反派，不能压。主要是帮助，批思潮……“大联筹”坏人多，四代会也有，也要抓，主要矛盾是万、张……很好。从心里对革委会产生爱，确实是领导天津人民进行战斗的领导力量，是干革命。

说北京西单商场被炸。北大武斗很凶，聂被刺伤，李钟奇因救聂头被打一闷棒。

妈妈从北京回来。

4月6日

听说一件事，主席小儿子找到了，在天津公安局工作，是二处处长姓张。他女儿在我校新初一六连四排，叫张立。她亲口跟几个人说过。她还去中南海找主席，一起吃过饭，照了相，主席还给他们来过信。她真幸福呀！

4月7日

一天三人来找我。上午廖晓淇来，给我看了张志玉的来信，情调很惨，说张式钟打击他……下午韩然来。五点多江苏平来。

买了个 200W 的白灯泡，放大机基本制成，晚洗，效果很好。

4月8日

下午马法铎来，他已分配工作，在河北区公安局。他说吴亚明爸爸王文是叛徒，局内大字报很多。

4月9日

上午见到张立，想以后和她谈谈。老黄是她们班辅导员。说她挺关心国家大事，较有头脑。原不想当班长，现想通了，还和老黄检查呢。

下午找张××谈。她把主席写的信中抄的一部分给我看了，但没叫我抄。其中两次提到一中（是三月中来的），要把一中这个修正主义教育阵地夺到无产阶级手里。主席的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呀！点名指出一中的方向。我身为一中学生，一定要好好把学校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想到这里，就充满热血。在中南海，林彪也说：“主席总算有了后代了。”张爸爸在军管会，说他是二处的一科长，没什么问题，挺好，个很高大，像主席。此事他还不知，是听他女儿讲的。到六连一看，不错。

4月10日

上午吕英、杜指导员讲了我校阶级斗争形势。不错，教师队伍是复杂，早该整了。过去我对“联络站”印象就不好。混进了坏人，执行的是资反路线，特别是想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去年搞了二黑一砸，今点了张福中，是个历史很复杂、对三红有刻骨仇恨的家伙。革委会很有起色。我还是没什么事干，很多事很抽象，具体干起来又没法干。听说去挖海河，不错，我很想去，这“淮海战役”也必将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4月11日

前天听到主席“四·四”批示：毕业分配的问题是个普遍的问题，应抓紧，不仅有大学，还有中学。中央文件是批转黑龙江的。四点：农村、边疆、工矿、基层。这看来是要走了。也好，在学校也没意思了。

4月13日

下午面对面揭发张福中，他不老实，很多问题都不承认。

看问题要看大的方向。天津一批三查运动就是这样，总的方向很好，不能因下面一些政策错误而抹杀大方向。当然应当执行正确政策，而且真正贯彻一批三查，不能歪曲。

4月14日 星期日

一天未出大门。上午看《星火燎原》，很吸引人、感动人。向先烈们学习！

晚上廖来，讲了几件事就回学校去了。他说张××可能是叛徒。李光军向上汇报 81 次，被扣了 80 次。林彪问李，怎么就一次，李说是 81 次……

4月15日

自己准备学习中国革命史，看一些革命回忆录，一些史料，并结合学习主席四卷。毛主席的权威就是在这几十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通过学习，就可以知道，只有毛主席，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深刻理解为什么如此，才能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才能从心里更加感到毛主席是我们的四个伟大。

4月16日

学校现学习天明中学经验，搞忠字化运动。每天进校门先向毛主席祝万寿无疆，到教室再祝一遍。新初一每节课前祝一遍，中午向毛主席请示，检查自己错误，晚上祝时总结一天情况。

学校准备于4月29日召开全校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此星期各排开完，下星期四各连开完，之后校开。这一下可将我这个副指导员一军。怎么样？树什么样的典型？具体那些时？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掀起活学活用的高潮，推动前进，形成一种正气，对毛主席无限忠贞的正气来。

听杨××说，市革委会正请示中央，多给一个专区，搞分配，光天郊还不够。看意思是要大批去农村。此事一说，同学中有一些反映，不愿去农村，觉得生活单调，挣工分吃饭受不了，整天什么事也干不了，报纸也看不上，情况知道太少，都愿去工矿。

以后考虑问题一定要注意策略。有些事不注意策略不行，不再写日记了，重点记一下就行。什么事动一下脑子，脑子里有个数也就行了。从明天开始。

昨天田革兵文章很有劲，是一颗炸在万、张心脏里的重磅炸弹。

4月17日

上午电台广播了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毛主席真是时刻想着国内外的大事，掌握着世界革命前进的方向。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的彻底崩溃“已经为期不远了。”现国际形势很紧张，也很好，真想打起来，我真想上战场，大丈夫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为

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制度死于疆场，真是无上光荣！比在某处蹲一辈子好。人总是要死的死就得有价值，轰轰烈烈。不知世界上又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只有过去后回过来一看才明白。

上午全校去游行，下午市开十五万人游行、集会。

下午开连委会，筹备首届会和成立批判组，由关晨平负责，批韦、黄、边，这是一批三查的大方向。

上午曾西红、曹红兵等来校找我们谈了分配问题。上面没指示。她们都想分配，人心较慌。分配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4月18日

下午与十六中赛篮球，一中去的人极多，占了观众的绝大多数。赛得不好，赢了十六中五分。

4月19日

劳动希望不大，分配也还得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安下心来好好搞大批判，彻底批判韦、黄、边，批判修教育路线，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下午连委会批判组会开得不错。

4月20日

革委会也提出批韦、边。击退右倾翻案。

新初一中问题很复杂，派性还很厉害呢。

4月21日

起草连委会关于反韦、边右倾翻案的决议。

下午老闫儿子来，他很朴实，讲了很多农村中的事，很有意思。

4月22日

汪之光、冯若璋这二人很复杂，一直在底下破坏，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来往，可能还搞地下工厂。

下午连委会通过决议。

赵××从保定回来说 4800 部队很狂，一下子起来了。林彪说：“谁说 4800 有后台，谁后面就有一个大黑后台。”4800 的几号人物说：“群众中没有什么反军派，都是拥军的，杨成武反军，他才是反军派。”

4月23日

上午看了孙莉的一份斗私提纲，关于骄傲自大，脱离群众，以功臣自居等方面的，写得不错，有水平。关键是以后真正改过来。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还要经过多少痛苦的磨炼啊！

文汇报发表关于分配的社论。现在我还没有下决心，到农村去改造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作一个有出息的人。有许多活思想，以后再整理。

4月24日

上午去六连四排跟着上了几节课，较乱。主要是先和小孩们熟悉一下，取得共同语言，跳跳绳等。下午把红卫兵整顿的目的意义讲了讲，之后又结合自己见闻，讲了讲红卫兵的诞生，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她的历史功勋等等。之后，结合自己的教训，特别是犯错误的教训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教训吸收一点什么经验才好……以后把他们引导到对修教路线、对韦、边的大批判上去。又想总结一年多文化大革命了，想给记录下来，但精力不够，以后再说吧。我总不想

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多锻炼锻炼身体为妙。

4月25日

一到校，就听说高二高三要去劳动的事，心中一惊。说是5月7日走，去三个月，交9元和自己的粮票，其余补到12元。而要有4000人去内蒙落户，和平区2000去办三结合农场等等，要分配了。

高三批判组刚成立，已开始工作，可才几天，又要吹了，朱凤翰写了几天，吴云才收集了几天材料，这一下搞不了了，可不叫人寒心。

此消息传出，各种议论都出来了。不想去农村插队，要去工矿或去农场，劳动时间太长了，太早了，高中生是廉价劳动力……

我做三件事：

1. 把大批判工作交代一下。我们在一中待了七年，对学校十分了解，特别是韦、边的问题，而新初一的对过去的修教路线没有多少切身体会，对一中根本不了解，所以得把材料向他们交代，以后教育革命还得靠他们来搞。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要不大批判没搞，一中这个修字号的宝塔尖不拔掉就走了，心里总是感到不好受的，有失职之感。

2. 去北京一趟，多邀几个不错的同学去几天天安门照张相，此时此日别，还不知何时何日见呢。一些老红卫兵战友们、同学们分别了，心里在很是难过，不是个滋味。

3. 准备去劳动。

下午和张莉谈了谈。她比张燕敏强一些。张燕敏比较高傲。张这人很有意思，她自觉个小，要打篮球，好长个。她们班主要是干部先团结起来，在班上形成一种正气。

4月26日

下午帮六连四班挖地。小孩一句话，就得叫辅导员吐血。

看了4800首长讲话，真好，水平高。“八一三”的《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一文不



错，说出了我不少心里话。很多话是我现在所不能说的，说了也没有用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天津万、张留下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至今阴魂不散，害人匪浅。

4月27日

今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听了后，从心里涌出一股高兴，真是振奋人心，但在天津怎么用呢，又不禁使人灰心起来。天津怪呀！有些问题不是不懂，不了解。如在保定，有4800的后台，那我一定会写出很多文章，抒发感情，像运动初期那样，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听说中央有文件，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不能参加红卫兵。这样看来，自己还是不介入好，多在旁边看看、想想，心里明白就行了。

下午和斗争到六连四班讲了讲一中的情况，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等，他们听了看意思挺感兴趣，要启发他们起来批判修教路线。张莉这人是比较动脑子，关心国家大事。陈月春各方面来说比她强一些。梁玩闹这个较复杂。

本准备明天去北京，后决定星期一走。把谭峰也拉上，周弄到三卷胶卷。

4月28日 星期日

下午去学校，决定明7点前出发。开了几张学校介绍信，去北京调查韦力的历史问题。看了张莉全家的几张相，在一张有点像主席。我们白活起各家长问题，这个黑帮，有的还是特务，倒很直爽，张说有意思。

4月30日——5月5日去北京

5月6日

一到校就看见杨宝和的大字报“我第一个报名去边疆”，说什么听了昨天动员报告，

心情激动、热血沸腾，过去一直造反，保卫三红，现在应跟工农相结合，决心第一个报名。一看就不是杨本人写的，而是有人故意将他一军，开个政治笑话，或对他不服气，这次耍个小手腕，刺激一下，把杨弄得很被动。杨看后把下面签名撕去。

晚韩然来，谈了谈分配问题。去内蒙 4000 人，和平区 600，要 60%女的，40%男的。

5 月 7 日

今天是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批示发表二周年。我校召开批判以韦、边、黄为首的右倾翻案大会，要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开大批判，彻底结束资知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落实主席“五·七”批示。

下午岳传达了关于分配的一些情况。看到王新锦来信，他可能在越南，是高炮部队，他真幸福，我可能实现不了我的愿望了。

5 月 9 日

上午和王小勇、关晨平去河大附中、海河中学、六十一中、十六中、二十一中看各校报名去边疆的情况。哪校都比我校多，尤其是河大附，200 多人报名，十六中三十多人。于振起、白亚光也报名。河大附有大标语“革委会常委们何去何从”……我校就六人报名，一个新初一的，一个东方红的，叫李××，四个“红旗”的：张济生、姜充、姚连生、杨石红。

5 月 13 日 星期一

昨天我和吴云本想报名去内蒙，但回家一说，妈妈不同意。她说插队落户不行，如去军垦农场那多远都行，插队自己管不了自己。于是我找吴、廖，他们也同意先不报名，再考虑考虑。上午去校，决心书出来，有王小勇、杨宝和、刘宝森、姬成章、马炳珍、王维正、王平、谭峰等人。心里不是滋味，按说应该积极报名。

下午和王维正走到水上公园后门去游泳。

这些天思想斗争较剧烈，遇到各种人，听到很多种议论，也引起我的思想波动。

5月16日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值得大庆。“五一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它和十六条比较集中、典型地表示出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上午听了哲里木盟来人介绍情况。

下午看了解学恭5月5日讲话，很好。看了之后心情是很激动的，和我多少天来思考的基本一致。

5月20日 星期一

几天来，懒得写，心里较空虚。

上午去校，看到一些大字报，对反右有一些看法。于是引出一些英雄好汉来大打出手，骂大街。又刷出什么打倒“黑旗二半”之类的东西，大有来头。上午郝团生还把斗宝珠打了，闹吧，矛盾挑开了才有意思呢！我心里很矛盾，有很多看法也就和同学、岳胡子谈了谈，还是不要伸手登台好，这是由我处的地位决定的。我的看法是一贯如此的，极左已基本肃清，现是反右，防大联筹翻案，是大批判，批万张、二月逆流、韦、边、黄的右倾翻案和他们的二线人物，主要是对走资派、叛徒、特务。现学校真无法办，从革委会不统一，学生力量弱，群众力量发挥不出来，很多方面又恢复原来的情况，一些干部、老师又成了大拿，更有一些人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敢主动进行斗争，框框很多……想到自己快走了，有些无能为力。但是看此半死不活情况心真是不甘心呀！

中午接到鲁朋来信，她现在已被分配到国防科委计算所工作，已走入社会，真不错。她带来了喜讯，我心里也是高兴的，但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早妈妈回北京。

心里有一肚子话，可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干脆，算了吧！过一天是一天，八月份也走不了。

5月23日

现东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学生运动兴起，这是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的反映。法国就有800万工人罢工。巴黎工人阶级是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的，有巴黎公社的光荣传统，只是近几十年落后。而东方兴起，现西方又在兴起，以后重心会往何处移呢？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怎样夺取政权呢？

5月24日

下午去长征中学，和曾西红、叶远凯、吕文琪等聊了聊分配问题，叶已报名去内蒙，很坚定，令人佩服。听说张作民、潘红丽也报了名。

5月27日

今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伟大的风暴》，很有力量。法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动呢？能否夺取政权。这次法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罢工，能否置法帝于死地？

看了妈妈寄来的《参改消息》上的连载，美国黑人的觉醒很好。有一句话：没有黑人，就没有现在的美国。主席也说过，帝国主义是随着贩卖黑人起来的，也必然随着黑人的觉醒而完蛋（大意）。

昨下午，廖先来找我，贾和何又来。我给拉手风琴，贾高歌，引了不少人听。

刘力军来津，他姐姐和鲁朋一起分配到了计算所。他是到津避难，他一本联动时期日记被抄走，有不少问题……

5月29日

一月前，在京就听说门合的英雄事迹。近几天正式上报。门合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二十年如一日地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向门合同志学习，就是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是差之千里也。

岳又找我下午去开革委会扩大会，我答回不去。我处的地位使我只好采取三不：不伸手、不登台、不表演。很多问题还是不介入的好。当然，什么事心里总是有看法的，只要多看看、多想想，记在心里，明白了就行了，也不要写出来。该干的再干，这样对自己，对学校都好。中央也一再这么强调。其实，我又何其想如此，只不过无可奈何罢了。

现我们轮流自己做饭，很好。

5月30日

现学校集中搞李中正，这小子真是个政治骗子，他说他有个舅舅是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什么学校干部给他家里一封信……昨晚党员会上他自己不得已承认是伪造的……从坏处想，他可能是特务之类。

看到王新锦给廖和班上的一封信，真使人羡慕之极。他现在越南参战，记得我们总是在一起谈参军打仗之事，现在他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我仍在学校徘徊。

5月31日

今日是端午节，我21岁了。

门合是第一个这么高度评价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英雄。第一次这么提法，有点划时代的意思。门合是历史进入毛泽东时代中的有代表性的英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有代表性的英雄。他标志着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水平。一定要好好向门合同志学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应当深刻理解这次学门合运动的意义，时代背景。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对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重要作用，其又将产生怎样的光辉成果……这一切都应好好研究分析。

6月1日

下午去海河游泳。开始横渡一趟。甚不过瘾，我就和廖晓淇逆流而上，本想游一会儿，拐过弯见到解放桥就行了。可后来一下决心，就游过解放桥，足有五、六百米远。水流不太急，但是很费劲，游了半天才游一点。过了桥也没休息就又乘浪回来。往返有一个多小时。

中午韩来找我，还书，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

6月2日

一天没出去，干了些家务。

四川革委会建立。发表社论和主席最新指示。

看了内蒙关于运动中一些政策问题，毛主席5月18日对姚文元一文件批示和文汇报一些编者按，很好。搞革命必须讲政策，不讲政策，看上去很左，比革命还革命，其实是错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正如主席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现无法参加文化革命，运动搞不起来。所以最近一些东西很不理解，不能主动，独立去思考问题了。以后要像北京那样搞分配工作。

6月5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又一次接见部队学习班。主席如此相信群众，和群众心连心，真使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有些不大的“官”，却骑在人民头上，不相信依靠群众，真叫人气愤。这种人现在还不能对他怎么样，他会暴跳如雷，反咬一口，说你攻击三红，你又抓不着具体的东西，他会拉上大旗吓你一顿。但是我要警告他，虽然现在只是量的变化，但是如不改正，势必会在某一天发生质的变化。如是而已，岂有它哉！不信，那就走着瞧吧。

下午又游泳去，和杨宝和往解放桥游，还差 50 多米，杨游不动了，于是上岸，走到桥也。一起又游回来，在旁边还发现一死人。逆流而上，只要不用劲就会被冲下来，想慢慢不行，只有力争上游，否则就会被一泻千里。这也和我们思想相似。任其放任，一刻不抓紧对主席著作学习，就会被历史淘汰。

6 月 7 日

高三还是决定整顿红卫兵。有点重新登记的意思。已和班上红卫兵讲了。没和同学说，未免太脱离群众，可没法。

收到徐培华的来信，还送我一首《浪淘沙》。

我这人没毅力，思想上很懒，不爱多思多写。较浮夸，不踏实。文化大革命二年多了，总该总结一下了，可一直懒得动笔。现在只是了草地看些书，一会儿研究这个，一会儿又分析别的了。今天就又看起《中央情报局内幕的故事》一书，还准备看一些黑人斗争史，研究一下世界革命的历史。最近法国、西欧国家工人、学生斗争如火如荼，怎能不激动我的心。可是又有些望洋兴叹，真想到法国去，像运动初期那样冲杀，组织武装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推翻法帝、法修的统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那将是多么动人心魄呀！

可我又想，现在主要是先学习，先博览群书，多体验一下生活，然后才能总结，写一些东西。还是先写个回忆录，突出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很多要看的书都还没看完呢？整完红卫兵后就不常去学校，在家好好看书学习罢了。

6 月 9 日 星期日

高三也整顿红卫兵，还要填志愿书。我其中对红卫兵认识看法如下：

红卫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时代的伟大产物。她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就给予最热烈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她像一团燎原

烈火一下燃遍全国，以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战斗姿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伟大的红卫

兵运动把整个世界震动了。

红卫兵从她刚诞生那天起，就遭到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围剿和镇压。红卫兵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和从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他所推行的反革命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冲杀出来的，她以鲜血和生命英雄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红卫兵，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一句话，红卫兵的终身职责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革命，打倒中国党内走资派，打倒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红卫兵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闯将。她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对党内走资派，对帝修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来了个大扫荡、大清除，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反动派为之胆战心惊，咬牙切齿。而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拍手称快。目前，在法国、西欧等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学生的大罢工运动，就是受中国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强烈影响的反应。而今后还必将起着更加深远的伟大作用。

目前，红卫兵运动已经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汇合成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大道上速跑。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参加红卫兵，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像门合同志那样，一切为着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辈子艰苦奋斗！

下午和廖、克平去游泳。水较凉。昨天刮了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天都变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几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大风。



6月17日

25日左右第一批去内蒙插队的就要出发了。虽说是早在意料之内，但也感突然，太快了。谭峰可能在这批走了。我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次90%支边、支农。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出去闯闯，接触社会，看准政治方向，一直走下去，不要等人家都建设好了再去，那就没劲了。但我只想去农场，再艰苦也没什么。

看了陈伯达同志写的《为何斗私批修》，水平高，要反复学习，并抓紧时间总结一下。

6月19日

下午和贾去找吴延琪谈了会儿。回家后偶吟一首词，以赞门合同志。刚刚吟成，很不成形，只表一片忠心。

卜算子 门合赞

鬼蜮拦道舞，狼狈迎面睨。血雨腥风沙场道，捍卫毛主席。

赤胆照千秋，英灵映空碧。一声霹雳火与血，江山更红丽。

6月20日

咽喉疼痛，似有瘤状，甚疑之。心情不快。

下午妈妈、姥姥、小燕来津。

6月21日

今日是十六中事件两周年。不想吃老本，又没立新功，也只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胡大广说，崔海洋这小子已被判刑，两年半。他不仅偷东西，而且还奸污五名幼女。

令人发指，两年半真是太少了，至少也要五年、十年才行。

上午老头和小官谈了关于评语问题很有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有几种人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他给了我很大教育，什么是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什么是杨成武式的人，虽说还不至于，但就其一些特点而说，确是如此的。他给我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能走他这条路。小官说话很尖锐，开始老头还不老实，后才承认。老头说他心里确实热爱毛主席，能代表无产阶级。小官说：你文化大革命以来大方向基本上都不对，这可不光是认识问题了，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了。他还不承认，给他一一举出……我没听，只听何伟讲了一些。老头还说以后要找我谈谈。老头居然还穿了一双草鞋。

6月23日 星期日

林豆豆写的《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一文很好，我准备再抄一遍，反复学，反复用。

下午韩然来找我。她已体检完，学校让其去内蒙，革委会毕业生全体检了，但还未最后批下来。可能第一批没她，她也是不太想去。听说谷岭、李庆春等已批准其去内蒙，正准备，物色好对象（编成四男八女一组）。有意思。听韩说，李超女儿藏海洗已被定为反动学生，近准备批斗。孙振写了本反动小说，未发表，本准备在黑会中发表，但未遂，他将其给李超，可二黑一破产，李也被抓，李就将其给了其狗女。叫她千万要收藏好。她就转藏很多处。后军管会追问此事，孙招供了，李也招了。于是学校解放军等把其女叫去，从晚一直到天明，藏都不讲，最后说出其父已招，她才迫不得已交出，原埋于其小叔子家煤堆里。李超完了，她不是想法和其划清界限，反而参加其阴谋活动，妄图藏书，准备将来翻天，而且还拒不交代，真是反动透顶。此人自小学毕业后八年中只见过一面，不到半小时，没想其堕落到这种地步。听说吴亚明也报名，被批准。小学同学中出现不少好样的，大多数如此，但也必将出现一些叛徒、败类之流。正路不走，走歪路，势必会被历史压得粉碎。另外还谈了许多其它之事，不再写了。

6月25日

王尧爸爸第二次自杀身死，真是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了。这对王尧也是一个考验，确实很严重点。我也曾想过这种考验说不定会到我的头上。王现在的态度还较正确，确实存在两条路，一个是坚持其反动老子的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为其老子翻案；一个就是正视现实，敢于划清界限，走毛主席的路。困难一定是很大的，组织是不是信任自己，以后干什么事别人会不会以此来打击自己……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的，残酷的考验更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天塌下来，跟毛主席走的决心丝毫不能变。两条道路，任选其一。

6月26日

上午在体育馆开欢送首批去内蒙的大会。会场上我遇到不少熟人，已经志愿去内蒙并已被批准，8日就要走了。十六中铜应如、谷岭、李庆春、彭亚光等已被批准，吴亚明因未结好伴，未批。十九中革造的有十来个将走，有范英昌等人。女六中叶远凯已批，曹玲利说已报名，想下批去……他们将走了，这种革命激情激励着我的心。听说老牛、西红要回老牛老家看看，想回乡插队，物色自己的归处去了。听叶说，杨宝和说我去哪他就去哪。我也这样想，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应在一起。我校可能与女六中结合，叶说这很好，还有人给她起哄。其实，我也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新生事物。以后不可能单纯地只强调自己的爱情关系，而应看国家之需要。会出现新型的家庭关系。

下午去天大看足球赛，没什么劲。

学校首批红卫兵已正式公布，看人极多。

6月27日

学校举办了毕业问题学习班，由革委会毕业班委员、各连排干部组成。我们高三决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两年多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青年、红卫兵起了先锋作用，而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都是由于脱离工农，反对工农，拿“一二·九”来说吧，一些人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革命到底了，还有一些人，则走上反动道路，只是一个同路人。二是如何抓思想教育问题。认识清了，方向明了，就要斗私批修。自己下决心走这一条路，要实行。另外来的都是干部和骨干分子，还有一个抓好工作的问题，要掌握下面的思想动态，抓得住，以后好做工作。总的来说，就是解决一些活思想，虽不可能几天就把人思想转变过来，但要提高认识，明确方向。

大家提出一些看法，暴露了一些思想，有人估计这可能代表 50%的人的思想，甚至 80%以上。主要是几个：

1. 去插队，政治思想工作抓不紧，到时挣工分吃饭，陷进去出不来。
2. 插队是集体经济，不如农场，全民所有制好，它有先天性不足。
3. 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到农村看不到报纸，落后。
4. 青年人总是想在一起，艰苦倒不怕，农村有很多旧风俗，不开化，自己管不好自己，反而下去……

很多都没有记住。我思想上也是较矛盾的，先不写了。

红卫兵袖章也发了，我本不想买，后看不错，才交了 2 角 8 分买了一个。

妈妈和小燕回京，姥姥留下。

6 月 28 日

学习班情况较好，实现一片红，都志愿表示服从国家分配。

有一批青年去内蒙了。

6 月 29 日

上午写了个志愿书，没写好，后有人说不写了。思想上没真通，不要搞形式。调子不

能唱太高，可低了又没意思了。真不好写。听宝和说去东北联系的人回来了，东北农场要一万人。我和杨说，干脆这一批就走了算了，拉一帮人，没什么必要再等了。干革命就得担风险，就得吃苦，要想舒舒服服地干革命就会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青年人应该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工农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否则会一辈子没有出息。坐在屋子里只是幻想着共产主义怎么到来，那不是太浪漫了吗？在这个时候应该毅然走出学校，不要对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再有所留恋了。

下午讨论校红卫兵团成员。高三原推选我，我也没仔细考虑。后清理连提出马世民，有点争执不下。要摆双方条件。我看还是选他好，他是工人出身，而且人事关系好，那边都合得来。我父亲问题没定性，干部子弟最好不要当权。马本人也确时不错。后决定干脆两个人都推上去，高三扩大一个人也没什么。如不行，那就由校革委会来决定吧。

李新华（鸭子）明凌晨四时就要去内蒙插队了。不错，有志气。

跟臭知识分子一起混，真没意思，即使这些人将来混得多么好，我也不羡慕。我真想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远走高飞。

6月30日

上午去学校找杨宝和，谈谈去东北农场的事。我的意思，下决心走了就算了，别老等了。离开学校没什么可以留念的。应该和小资思想决裂，毅然走上新生。东北农场还是可以的，虽冷，但种地时间不过五个月，其余时间正好可以从事自己的事。我觉得这还很是理想的呢。另外农场机械化强，有前途，比到一个小工厂好，青年人应到艰苦的地方去，都建设好了，就没必要去了。只有这样才有个奔头。青年人总是要天天向上的，不能到个一潭死水中去。

关于选高三红卫兵团事，革委会内争论很大。王金生、杨宝堂不同意我，而其他人全同意我。后决定再交高三自己决定。真没劲。没必要去争那个。只有经过长期群众斗争，才能识别一个人。另外我也起走了，不准备再加封点什么，我对学校里的一些人简直失去

了信心和希望，这些人将何去何从呢？我没一点兴趣去过问，离开他们越远越好。对于不要脸的人只好如此吧。我想月初去趟北京，有时间再去泰山一趟，然后就去东北了。

此想法一说，有很多人赞同。当然思想基础没完全打好。这里来不得半点勉强。如真心去，抱成团，就是不批，也由其他人掩护上车就走。已串联的人有：杨宝和、关晨平、八戒、郭天达、李桂森等，还不确实。

7月1日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了。

上午，天津一中红卫兵团正式成立，四百八十八名红卫兵，在图书馆开了会，向毛主席宣了誓。

之后高三又推选人。他们不同意我，又没提出什么意见，最后王小勇说表决吧，已经快十二点了。最后又定下我来。其实还是选马世民好，只是清理连的一些人态度不对，有些无理取闹。如果好好谈，我在下面再做些工作，那准会选马。马在群众中关系也可以。我是不大适合干的，自己也不想干。后他们这么一闹，结果又是我了。他们说主要是太气人。另外我也主动去征求一些意见，要高姿态。主席说要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说容易，真办起来可难，有时对他们老是看不惯，这是一个革命胸怀问题，气魄问题。以后也多找他们商量事，多征求他们的意见，叫他们参加一些领导工作。下午分工让我管宣传工作。

晚上又开会，欢送首批去内蒙的人，并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等三部片子。

7月2日

下午，红星造纸厂把王仁庆爸爸押到学校，并贴出大字报，“打倒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王仁庆”。他一直为其狗父翻案。昨天革委会、高三4红卫兵都开会，决定处理这件事。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批判。高三连要组织专案组调查清楚，够条件就批斗。根据群众要求，

再决定是否与其父一起遣送。另外，郭小三、方大卫等也是如此。应抓住这些事，对一些家里有问题的人进行教育，指明两条路。

7月3日

上午高三4面对面批判王仁庆。他不太老实，光拉客观，对其父仍不认识，还要组织什么专案组去调查。后来我很生气。1. 其父过去吃地租（虽是间接）是确实的，其父强奸其保姆是确实的，其父参加“北进会”是确实的（北进会共二百多人，是某特务学院的一个组织，其中只有四十六个中国人，其余全是日本人。其中一些人也供出有其父）。可是他还是不服，不承认，说我父亲不是这么说的。你究竟是相信其工厂的广大工人、革委会，还是相信其狗父，并多次劝阻无效，这不仅是认识问题了。2. 另外现正开展一批三查，清出这个大特务，正是一批三查的伟大成果，而他不是积极配合，感到是好事，反而借口了解情况、要具体材料去工厂刁难，人家说了比地富反坏右还坏，他还不信。究竟你是站在一批三查的那边？……他来校（昨天）时，仍然不认为其父是敌我矛盾，不承认去工厂为

其狗父翻案，说什么只是调查，有时有点偏激。可是你究竟偏的那个阶级的激？我们不是说一棒子把你打死，而是尽量把你拉过来，给你出路，但这还要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在处理上我是心软的。

下午和谭峰等照相，打排球。

7月5日

谭峰这人给我印象很好。他第一批志愿去内蒙，决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他父亲可能是走资派，他对其父认识清楚，并和他哥哥回家和他父亲谈过一次话，能够划清界限。

他父已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所以生活较困难。正赶上本人将去内蒙插队，很多东西没法准备，他自己很坚强，说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家经济也较困难，但比他还强，就将自

已存的一些钱给他（10元）。书生意气吗，都是阶级兄弟。两袖清风、身无半文，心怀国事。像主席青少年时，说走就走，闯荡南北。丝毫不考虑个人之事。

7月6日

凌晨下大雨，一直延续到中午。

上午在图书馆开批判韦、边、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会，效果很好。气氛激昂。几次中断，把侯美禄、李元芬、凌廷璋揪上台去。这些日子高三连没动静了，主要是我没抓工作。以后要抓起来。

7月8日

今上午张作民、范英昌等去内蒙插队。我不知道，未去送行，真是一件憾事。

上午去二池游泳测验，准备十六日去海河游，纪念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发纪念章。

下午韩然来，她说十六中陈敏等三人今已到天津日报社工作，发工资，当记者了。我看不一定能有出息，有作为。本来在知识分子圈中待了十几年了，应老老实实到工农中去改造几年、十几年才行。张狗子是不错的。听说李慧明也报名，被批准，小伙子够意思。

我也准备走这一条路，只是想去农场，比她们要差之远矣。

7月9日

上午高三连委会组织批判右倾翻案妖风大会，各年级来人很多，大会会场全满，气氛十分热烈。会上红星造纸厂革命工人把大特务、反革命王世伦押上来。同时也把一贯为其

狗父翻案的王仁庆带到前面。大会对其进行批判、斗争。这样的会在全校是第一次。会上，我代表连委会讲了话。



我校这种翻案风是十分严重的，要特别引起人的注意。在一批三查运动中是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对走、叛、特进行斗争，还是站在走、叛、特一边，实质上就是跟毛主席、共产党走，还是跟刘少奇、国民党走的问题。

李慧明、张作民、范英昌等已去内蒙。一些运动初期一起造万、张反的战友走了很多，真不愧为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深深地感染了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还没全凉，总是还有一些热血的。

7月10日

上午十点多和杨宝和去市革委会。王沾瀛、任学明、老牛和两解放军等正在研究毕业分配问题。我也听了会儿，之后，又一起谈了谈，直到一时才回去。

十六中陈敏等三人、南开女中两人、民族中学一人去日报社当记者。这件事市分配小组事前不知道，底下反映很大。李慧明临走时还说要把此事弄清楚。这几个人中大部分运动中不怎么样。十六中有一个党员学生，运动中五大回合，有四个错了，就反“大联筹”反对了。这事校革委会也不知（只三个人知道）。

7月11日

上午又召开批判韦、边、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会。气氛也是很好的。有内容，九篇讲话写得都很有分量。

下午去海河练游。从原游的地方，一直逆流而上过解放桥，到中心广场，然后再回来。来回有三千多米。

晚上看电视，钢琴伴唱《红灯记》，钱浩良表情很好，有气魄。之后又看了毛主席接见。

这时，谭老二回校，说王理华和他老婆失踪，留下一封信，说是要自杀。我们马上赶到他家，他是10日早上5时半许出门，一直未回，其它线索没找到。

7月13日

王理华逃到北京，藏在亲戚家，可他亲戚却来津报告，谭天等人去京把他揪了回来。

上午红卫兵出动，抄了三十多一批三查对象的家。

姬成章决定第二批去内蒙，还是较坚定的，他要拉秃子，秃子要拉我。我再考虑一下，我现还是动摇的，对农场颇感兴趣。

7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我校第一批支蒙人员就出发了，上午去校，一起照了几张相。

中午先把他们送到车站。车站真是人山人海，车厢里更是热得冒汗，但是大家都很激动，情绪很热烈。下午2:00多钟车开了，我跟在车上。想帮助把谭峰和叶远凯她们分在一组，并多叙会儿别情。到了唐山，我们下来，他们也送下车，这时我们拉着手，都流泪了。此时分离，不知何时再见了。一同战斗了两年的战友，要走了，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用褂子擦干眼泪，列车无情地驶去，一会儿就消失了。你们先走了一步，与工农相结合，这条路是光明的，没什么可悲伤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到那之后，要多向贫下中农学习，虽不在一起了，但要走一条路。

记住这些人吧：谭峰、王维正、马炳珍、姜充、孙华、叶远凯……

在车上碰到了姜颀。她这批也去内蒙。我跟她谈了谈。她的决心是很大的。过去我还和她吵过架。她说原想去牧区，可这批干部少，批了她，她就去了，还说将来你去牧区吧。

回来天津后，简直是像做了场梦，但是一个个场面还历历在目，是那样深刻、强烈，永远不会忘记的。

此跟车的有：谭祝节、吴云、杨宝和、老牛、刘志国、王肖山、乔宏起、李学庸、王文锦、刘干和我。共12人。唐山我们11个下了车，可杨宝和自己走了，刚还说一起下

车。我们下了他却没下，不够意思。

7月16日

两年前的今天，毛主席畅游长江三十华里，极大地震撼了世界。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但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而且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上午，在广场召开全市军民纪念大会。和平区中学只有我们学校去了50余人。会后游泳2000余米（太少点了），这天下大雨，上岸后衣服未到，又淋了半个多小时，才截车回校。越是大雨，气氛越是强烈。海河两岸人山人海，也冒雨观看。

还未发纪念章，这个纪念章可真难得呀！被淋后，头有些疼痛。

7月17日

上午吕英传达了市分配小组王占瀛关于中学分配的六条意见，得到同学的广泛拥护。主要是集中搞十五天，然后统一分配。之后我们准备去北京玩会儿就走了。

7月18日

上午在班上，我和吴云把总结念了。

下午开连委会研究高三连工作。

7月19日

现班里正在搞总结工作。今秦建民的总结较好。水狗的太长了，有些空，光是认识。

主要还是写运动中自己的站队问题，然后才是认识。有人运动没怎么参加，或站队站错了一半，可现在只字不提，只是夸夸其谈，白虎得吓人，好像五大回合自己全站对了，比左派还左派。写自己的总结嘛，不是让你谈对文化大革命看法，这个中央首长讲得很清楚，再没认识，那可就什么了。张志玉也给我来封信，没想到。讲了部队的一些情况，很

好。“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准备回一封信。

晚去校审批红卫兵，看电视。游泳那天在广场上，他们说可以看清三人，有我、廖、赵冀生。欢送支蒙青年也有我校用像章做的大忠字镜框，主席去安源镜框等。天津钢琴伴唱红灯记和北京差远了。

7月20日

下午又打了会儿排球。打得不好，得不到喝彩，还光挨报怨、挨骂。

下午妈妈和小燕来津，谭辉第已到京，现自己住在妈妈家，她们可能星期三回来。

7月21日

上午把总结修改一下，要突出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自己没有什么，只是当时按主席指示办了，取得了一些成绩。把材料也整理了一下，以后走了，不准备带走。好好保存起来。

小民自己搭车来津。

7月22日

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学校中爆炸了。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指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不仅是一个方案，而是一条已经走出的路子了，它极有说服力地打破了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所谓学术垄断，我总以为意义是很大的。更加坚定了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7月23日

下午讨论主席新最新指示。

晚韩来找我，还了几本书。

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要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特权阶层，把那些看不起工农的臭学大

生赶下去，把一切大权交给工农兵，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7月26日

现天津大力宣传“七三”布告，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实现全国一片红。

王新锦来信，他在越南战场上立了三等功，真幸福。他目前在忠字化大道上前进很快。他已经为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下午杨宝和从开鲁回来，带来一些情况和支蒙青年的期望。他们在那里很好，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头一天就送来1000多鸡蛋，十一个人吃都吃不了。那里贫下中农觉悟很高，每天晚上都办学习班，上地里时打着红旗，主席像，唱东方红，读语录，很是不错。物质条件也可以。总之，比在学校里想像的好得多。知识分子不要脸，就是老是从个人的眼光看问题，跳不出个人的圈子来。患得患失。臭知识分子不怎么样，可还老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摆臭架子，看不起工农，甚至还觉得工农觉悟低、落后，不如自己开化，先进、聪明。

7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写总结，准备详细、严肃地写一个，要有所收获。上午还照了几张全家相。

黄静又来津，住贾家，贾来找我。他已准备东西，买了个箱子，二十五元钱。他带书不多，都是主席著作，有英俄两套四卷，还有其它许多红本本。他说到那里只能看正面的书，不准备多带。我想也是，下去头几年，主要是改造世界观，主要是把主席著作学好，列宁的也要少看，其它东西就更要少看了。不要像个大知识分子似的，带一大堆书下去，看了也没用。主要是把主席的书看懂、学好、学精。

7月29日

上午搞排委会评定。一致对张新昌的总结和鉴定有看法，认为其政治态度不太老实。

他在运动中表现一般，可是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都行，一点错误也不承认，不老实，其实大家对他都了解，这么一吹，大家对他倒更有意见了。胡大广的总结不错，对过去犯的错误有较深的认识，态度老实。这次冯若璋鉴定也很不错，对错误检查多了些，成绩没谈多少，这次我们认为其态度好。我现态度就是这样，当你不承认错误，没有认识时，就要严肃地、不留情地指出，但当他已经感到问题，有深刻认识，决心要改时，就不要再多提了，应多鼓励他，多提成绩，不让人背包袱，多肯定优点，使之前进。

我们伟大领袖昨天 3:30——8:30 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一些头头。主要是批评，不让武斗……这是毛主席对大学的最大关怀。一些臭大学生简直吃饱了没事干，成天武斗，不搞斗、批、改，真差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没你们地球一样转。

下午筹备去的东西。

晚上来了一个汽车上的宣传队，在大街上放映幻灯，来人很多。这种方法很好，特别是对放了假的儿童、少年宣传主席思想。

7月30日

上午和张××谈了，这人政治上很不老实，不自知之明，总是认为自己强，比秦、李都好，出身革命家庭（职员、党员），没发展其红卫兵，说班委会不贯彻阶级路线……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总结中玩命吹捧自己，什么只看电视也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今天在班上提出，他还说要把他打成反革命，破坏他的威信，这人总是私字当头，即使在一件小事上也是那么计较个人得失。实际上排委会对其评论还不错，肯定优点很多，可还不知老几。

以后还是少写些日记，大事、思想懒得写，只写流水账没意思。

7月31日

今张重修改鉴定，态度较好。王仁庆又翻案，排委会对其进行批判。

下午与贾、黄、吴等去水上公园游泳、照相。

看了天津日报转载的任文欣的文章《标社会主义三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评钢琴伴唱《红灯记》》，文章写得很有力，文笔也很好，是一个颂歌。对文艺批评，我也想研究一下。

8月5日

今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提出许多新问题，要仔细学习。看了中央首长对广西等地的一些讲话，对全国形势有些理解，否则太空。

昨毕业分配方案就下来。我准备去东北农场。学校里东北风强，没几个报名去内蒙。桑静娜准备去内蒙。

8月7日

现班上各种活思想很多，各种各样，名目繁多。说穿了只要组织照顾，留在天津工矿。

廖上午在班上讲了讲，还举了几个例子，像罗光燮在四肢被炸断时，能说我先到医院养好病再来扫雷吗？他根本不想这些。门合、王杰、欧阳海烈士也是这样。班上要求照顾的竟占60%，我就不信这后面没有长满胡子、一脸皱纹的人在捣乱和破坏。毛主席一再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像上海学习，狠抓阶级斗争。

毛主席给工农兵宣传队送了礼物——芒果。现在这些臭大学生真不自知之明，真不要脸，还老是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革命到某个阶段都需要干什么，不去和工农结合，这样，革命的也迟早会转化为反革命的。

8月11日

这一段，社会上主要搞庆祝活动，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永远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游了几次行。

学校内主要搞毕业教育和毕业分配工作，真够复杂的。人的思想工作真难做。我们好话都说尽了，把毛主席教导讲了又讲，也把刘少奇黑话批了一痛，也点了几个人的名，可昨天一报名，又有 21 人报了工矿。现在关键问题是《老三篇》没学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没摆好，私心太多。如果真是想到人民的利益，对毛主席真正忠于，那就会高兴地主动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现在主要还是各种思潮进行批判。1. 父母把我养大，我就得天经地义地报答父母。2. 所谓身体有病，不能去东北、内蒙，这样对国家对自己都不好。3. 活命哲学，怕艰苦……让“私”字迷住了心窍，就目光短浅，总是患得患失，老是考虑个人，包袱就越背越重，特别是不能满足自己私欲时，就整天消极，心情沉重，日子不好过，越搞越苦恼。如果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坚决听毛主席的话，不考虑个人得失，就会从“私”字中解放出来，就浑身舒服，心情开朗，胸襟舒畅，目光远大。就“自由”了。李××之流，私字到了家，出身剥削阶级，运动中表现极差，又不愿去农村改造，毛主席给指出的路，他老觉得是害他，是让他下地狱。其时党和毛主席是对青年一代无限关怀，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革命接班人，给你那么好的条件和让你去和工农相结合，从政治、思想、经济上都安排如此之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有私字就不会忠于毛主席。

我报志愿是东北农场，主要考虑是部队编制，属沈阳军区管，将来有打仗的可能。军我现在是参不了了。其时也没什么理由，理由就是要紧跟毛主席，到农村去改造世界观，艰苦奋斗一辈子。不行，我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内蒙。

下午韩然来找我。我还是劝她报名去东北。她还想等，想去三线工厂。我说，即使以后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也不会后悔什么的。有什么后悔呢，我跟毛主席走的决心定了，而且也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路，是光明的。

吴云报了工矿，他妈妈又不让其去东北了。这件事我是较伤心的，但又无可奈何。我坚定地到边疆去，决不能因为私心，失去自己的战友。



8 月 14 日

天津又准备出 4600 师资。我们班出 5 人左右，这对有些人冲击是不小的，至少我们这一帮去东北的就有不少人报了小教，有贾廷雁等人。杨宝和今表示不去，还去东北。可听说东北来了个师长，带来 150 人，要查档案，我爸爸没定性，去东北可能性看来更大，廖也如此，所以应另做打算。说老实话，我实在不想当小教，可又有何法呢。

今搞评论还好。

8 月 15 日

今庆友被批准去内蒙插队落户。21 日就出发了。真够仓促的，给妈妈去电报，叫其回津看看。克平也说要去。

班上评定基本完了。我和廖去东北希望不大。不行去哪里，师资还是内蒙，犹豫不定。桑没被准备去内蒙，可能有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她与我校一伙子有过往来，那批人够呛。

8 月 16 日

庆友已正式被批准去内蒙哲盟开鲁县，她精神面貌很好，很开朗，这就好。到哪里都一样，去边疆更可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不要“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否则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败家子。而现在有些好像很“岸然”的人，利用自己的一些资本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如出身好等等，而留在城市，不认真去和工农相结合，舒舒服服的过 10 年 20 年，那又有什么用呢。

妈妈昨接电报，今上午返津。小燕、颂英未回，去信叫她们回来。

我们排的已经基本评完。我和廖先留在东北，人不要，再做其它打算，可能去找庆友。

8 月 18 日 星期日

今天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是红卫兵和全国人民的大喜日子。今天纪念“八一

八”，就是要发扬前年紧跟毛主席的传统，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去，到农村去，艰苦奋斗一辈子。我自己思想上已做好准备，青年时吃点苦有好处，可以磨炼意志。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出息。

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很有力量，对当前红卫兵运动应向何处去指出方向，对当前毕业分配也是思想指示，也更加坚定了我到边疆，到农村去的决心。

上午颂英、小燕和二姥姥返津。都来为庆友送行。

昨晚韩然来找我，她被评去小教，她说她不想去，但被评上了。我看她有些心动，想留下。其实留下没什么好处，就那么庸庸碌碌的过去，实在没意思，应到广阔天地去大干一场。不做家雀，要做草原雄鹰。我是劝她一番，她说回去说说，也想去东北。

8月19日

听说昨革委会开会决定让我、廖晓淇、杨宝和、王志坚等人去内蒙。但又未决定下来。对这次毕业分配工作我们是有意见的，手法很不地道。先把坏的都拨走，再点缀几个干部去“带队”，而不是首先动员干部带头，特被动。

对去内蒙我是无所谓。哪里都一样，思想上是有准备的。

下午，我们一帮人去照了几张相。

去内蒙延期。

上午苏学东还来找我，一起到我家聊了聊。

8月20日

又患流感，真倒霉。

8月23日

今日红卫兵砸法国教堂两周年纪念。英雄的红八月万岁！要想保持红卫兵的光荣，必

然和工农相结合。

苏修出兵武装控制捷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现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不知战争多会儿爆发。我倒是很想打大仗的。

这几天病了，没怎么去学校，只玩了玩，和同学照相、洗相，准备行装。

四舅、宝珠和小未来津给庆友送行。

8月25日

上午，王小勇和谭峰来找我，真使我吃一惊。谭峰今晨才从开鲁回来，接第二批去内蒙的人。他说开鲁那地方不错，这次去的人也都很好。他也对天津这次毕业分配工作很有意见，不突出政治……对杨宝和意见也甚大。之后，我们又去找廖，一会儿，一帮子人都

来廖家。中午杨、贾、何找我。贾昨从北京回来，我对贾看法还是不甚好的，他的一些想法真是太差，他现连东北都不想去，只想留津当小教，没出息。杨也对其不大同意。此人投机性是比较强的，当然我们这帮知识分子都有，但相对来说他是较强的，将来要倒霉的。廖也有此感。

晚上听了主席最新指示和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有力量，把旧知识分子骂了一顿，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人就得进去领导，去搞斗批改，否则是搞不好的。确实如此，我过去就有此看法，就拿一中来说吧，搞教育革命靠什么人，靠吕英、岳增成、杨宝堂这些“革领”吗？我看不行。他们还没从修教路线中完全跳出来，他们的世界观也还未改造，韦、边、黄完了，但他们上台，不和工农结合，还会走老路，而且其中一些人本来就是较忠实地执行刘、邓路线的。所以工人必须进到学校里去，去领导学校搞斗批改，这样我离开学校是放心的了。我想明天好好学习姚文元，学习主席教导，再认真总结一下思想，要向鲁迅学习，要会杀回马枪，要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深刻的认识，然后方可置之于死地。我现更坚决要跳出知识分子这个圈子，到工农兵中去滚一身泥巴。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学校，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这是惊天动地、开天辟地的

大事。在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上层建筑所进行的最彻底、最根本、最认真的开战。

8月27日

工人开进学校，很多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打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可一下子就解决了，两派实现了大联合，学校开了新生面。这次为工人阶级大喊大叫，其意义比两年前红卫兵运动要大得多，深远得多，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惜我不能亲身参加，只是旁观，未有切身体会。

为庆友打好行李，送到学校。29日就要离津。

8月28日

上午趁调查王××事，和东北来的人交谈了一些时候。一个现役军官刘毅民接待了我们。我们问了一些情况，主要是招收条件，他说是基于民兵，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中央有个“6·18”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办，在东北将原所有农场合并为一个东北军垦农场，由沈阳军区负责。很是不错。

8月29日

12:09分，列车开动了，庆友走上了征途。我们去车站给她送行，她是很高兴的。真正的爱她不是把她守在身边，而是让她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朱凤翰、刘开勋、车大成等也赴内蒙。他们的决心是很大的，精神面貌很好，不像旁边的人那样哭哭啼啼。青年学生不和工农相结合不得了，一定会修了。如果说在主席两个最新指示下来前我还有些彷徨的话，那我现在要同工农相结合的决心更坚强了。

8月30日

苏修把捷修押到莫斯科，搞了个刺刀下的交易，杜布切克屈于苏修，成为民族的叛徒。

这次事件彻底暴露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殖民政治，强权政治。最应注意的是捷克人民的新的觉醒，他们不畏强暴起来反对苏修和本国修正主义统治。苏、捷这次表演，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8月31日

毕业方案又有所变动，市里师资减少，由4600人减到1500人。理应如此，知识分子不改造，从学校再到学校中去怎么能教人，应从工人中挑选教员。本想去北京，这次看来又不行了，这个星期内把所有的东北、师资、城市就业定出来。东北是基于民兵条件，我看我还可以，有希望。

9月1日

二报一刊又发表重要文章，批判新闻界资反路线。这一个月以来，接连发表了许多主席最新指示和重要文章、社论。一个全国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兴起。工人阶级上台，领导一切，面貌焕然一新。

9月3日

昨晚，已初步评出师资。高三6班刘坤、5班马世民、4班米广和、3班吴顺来、2班雷培华、1班……高二有高文东等，初三有郝团生……高三4班原叫李贵森去，李不去。

我也实在不想当师资，还到知识分子圈中去，我现是极力想跳出去。现看来我去东北希望还很大。贾没被批为去小教。

桑31日已去内蒙插队。

9 月 4 日

老杨、秀兰来串门。现老杨正在河北宾馆开全国性一个会议，调配商品。他讲了会上上海等地介绍的经验。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中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列举了许多实例，极为生动。

1. 上海一个有 80 多孩子妈妈的小厂，自己试制成功一种比火柴盒还要小的半导体，质量达到世界尖端水平。

2. 上海某一小炼钢厂，有一青年徒工，试制用铁沙直接炼钢成功，这在世界上也是尖端，外国没有。

3. 国防绿染料，过去靠进口，极贵。现自己制成，即使布已坏，色仍如初。

4. 过去气嘴靠瑞士进口，一个一千美元，苏联要一个三百斤重的肥猪换一个，现上海工人自己制出，仅四元多钱，质量也远远超过苏、瑞。

5、过去从匈牙利进口一个吹灯泡的机器，送到黑龙江，可一直不能用，后 25 个工人技术员去看了看，自己试制出一个机器，一天能吹三万个。还制了个小点的，每天产一万，要送给阿尔巴尼亚。北京现也制成自己制日光灯泡机器，以后灯泡不成问题。

6、原来一个零件要从瑞士进口得 10 万美元，如果只让他给磨，要 5 万美元。现上海机床厂制成的磨床，已达世界尖端。

7、万吨水压机要压的材料得加热，有一个烟囱高 55 米，可是现需要移动 35 米远，要求半年干完，工人为了节约时间和原料，没拆重搭，而是连底下的建筑，在 20 天移动完。这是世界上所未有的事，方法不知……

美帝、苏修总是造谣中国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生产，并且对中国极力进行封锁。而实际上是革命更解放生产力，更促进生产，一个工业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另外也更加看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卑贱者最聪明”，这些都是那些学者、专家连想也想不到的。他们表面上像个有学问的人，其实是最无学问的。只知道一些空洞的理论，陈旧腐朽，毫无创造发明。而只有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历史上向来如此。工人阶级确实

伟大。

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实现一片红。这些天来，形势真是振奋人心。国际、国内，敌人在失败，我们在胜利，真有着说不出的兴奋。

上月上海三次向总理汇报，总理表扬上海工人阶级“又给毛主席争光”。上海就是工人发动得好，领导得力。天津还差得很远。

9月5日

今又发表一个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报告，《红旗》杂志发表编者按（据说是主席亲自写的）。我们一中也真该来一个调查报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为严重。可惜我们这批人快走了，没心思搞了，或曰心有余而力不足。真为可惜。

下午妈妈、小燕和二姥姥回京。

9月6日

上午去校知道已批准去东北。准备去京。因本来说12日走，所以很仓促。

上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我们去东亚毛纺厂迎接，学校内十分欢腾，队伍一直排到东西。

下午三时乘卡车去京，6点钟到。下雨，幸好带了雨衣，但头还是给吹得很疼。

晚上北京全城沸腾，游行庆祝全国（除台湾以外）山河一片红。

9月7日

上午去四舅家、三舅家、二舅家辞行。

9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去鲁威家。峥峥去校送弟弟劳动，朋朋也去工厂有事，红红去找人，家只剩鲁威。

他讲了讲东北情况，读了一个去 853 的革军子弟来信，很感动人。下去是会有很多困难的，鲁也讲了一些阴暗面。我的情绪有所波动。主要问题是必须有一些知心朋友、同志一起互相帮助。另外生活单调，消息闭塞，每天都做“机械运动”。但她干劲很大。开始时有些悲观，现在好多了，很有朝气。

中午去北影郭均、陈立中家，他们全家都在。下午还去游了泳。郭燕民是 101 中的，讲了一些情况。说鲁在校作风不大好，同学对其没好感，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多。

9 月 9 日

上午去广场照相，下午去王府井买东西。

4 点多去找小俞。小胖 9 月 2 日已去内蒙武川插队。走时可能因素银对小俞说还是去农场好，她思想有波动，但户口已转，情绪不太高。素银被分到东北当中教。小俞讲了北京一些老兵动态。较为颓废。没见到素银。

晚收到爸爸、庆友来信。爸说我被分到齐齐哈尔以北地区，12 日走。庆友那里还不错。

9 月 10 日

又去找素银，没遇到，他去北大。车子破了，等了一小时修车，一上午真亏。

来京前情绪很高，可到京后，情绪有了波动，对一些朋友总有不舍之意，精神晃乎，心里很塞得慌，很难过，这一去千里之外，几年以后才能回来，一想到这心里不大是滋味。

下午乘火车返津。听说分为三组，红旗、到底、革造三大部分。连长王小勇，副连长杨宝和、王金生。廖晓淇副排长，谭祝节正排长，我可能是副班长。现在搞这个，真没劲。我早已料到，到东北必然有几个派要斗斗，争权夺势。我要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好好和工农结合，决不卷进去，适当的时候得给他们提出来。

我走后，韩然、潘红丽来找过我。



9月11日

上午去学校。我是二班的副班长，这是临时性质的，到东北重分。这次去东北的有姬成章、刘宝森、贾廷雁、乔宏起、谭祝节、关晨平、李贵森、王尧、李森诸同志。

下午办理户口，之后领被子，把棉花送去打网套，买了一些东西。

晚上潘红丽来找我，一起又去她家。她不想去东北，而想去农村插队。理由主要是想亲身参加由集体经济向全民经济过渡这个转变过程，农村阶级斗争复杂，农场恐怕单调一些，等等，还没有人能说服她去东北。

周总理七日讲话中提到：“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这句话意味深长。真想参加战争啊！现在我们青年有两大任务，一是建设强大祖国，一是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伟大的历史使命，一定要投入进去。

现在毛主席一再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我坚决到边疆去，到农场去就是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受了十二年修正主义教育，不改造不得了。知识分子下去，不要老是动嘴皮子，要埋头好好改造。

听说王新锦又入了党。进部队八月，立了三等功，入了党，进步真快。将来准是个军事人才。

9月12日

上午和王小勇、大刘、谭天、秃子、老牛、刘坤、联合、小关诸友一起去海河边、广场照相。

现杨宝和和王小勇这两边互相有一定的成见，有派性。我是立于中间的。应该能够团结群众，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搞个人意气。争个人名誉地位。都是同志，有着共

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目标，有什么合不来的？！

看到朱凤翰、刘开勋、车大成的来信，调子很激昂、热烈。这种信看完以后使人振奋，而不是情绪消沉、低落。

9月13日

今去亲戚家。

目前教育革命波澜壮阔，把过去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来了个大翻个。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气魄和胆略，从根本上触动了过去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根基。不像知识分子进行教改，只是从形式上来一些改良、修正，带着那么多温和的色彩。因为知识分子受了十几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其世界观还基本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他与修正主义路线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潘来找我。谈到很晚。她劝我应实际些。这次去东北的人很多思想是准备不足的，想得太多。知识分子看问题总是比现实更激烈、更狂热，因而也就很容易破灭，而走向反面。

9月14日

这几天心神恍惚，有些堵得慌。但又似乎觉得没什么。觉得时间很长，可屈指一算，也就剩下两三天了。

已经确定十七日走了，上午八时开车，十八日上午六时到哈尔滨，开个集会，听说潘复生给讲话，王小勇也可能代表我们讲话。

中午和廖、戴、吴、刘、王等去周家食堂吃了一顿。

听高一说，工农宣传队进校，学校有生气。首先把一切大权都从教师中夺过来。这帮旧知识分子从今年初开始，把学校一切斗、批、改的权都篡夺过去，把运动拉上改良的道路，根本不去触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本质，而且很多方面搞复旧，甚至想否定两年来文

化大革命的历史。只是因我们还在，不好明着搞罢了。而实际上，这几个月权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根本没搞什么斗批改，只是广大同学起来搞了几次，但他们还是百般控制。成立什么专案组，不让同学参加，也不让同学知道，你去问时，还进行刁难，把你拖累了，拖垮了。现在可好了，这帮旧知识分子的威风又下去了，也该触动他们的灵魂了。

收到田力力来信，她现去砖厂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她说追追下乡劳动去了。她思想是比较进步的，比鲁好。

9月15日

上午秀兰来帮助做棉被。

下午韩然来找我，谈了会儿，并帮我装行李。她也被批准去东北，北安下面，属于第一师。我们是五师二团。相隔还是较远的。

小官、刘干等帮我运行李，包装不错。

9月16日

这是在津的最后一天了。上午学校开了欢送会。下午几个人外面吃点冷食。晚上去王小勇家，来了近二十人，吃了一顿，喝了六瓶酒。以后可不能这样干了。

晚韩然来找我，送了点东西。这次分别，不知以后何时再见面了。我向她提出个要求，亲她一下，得到满足，以后想起这件事，可能是个笑话。

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们后会有期。■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贺 真